
民國叢書

第五編

· 63 ·

歷史 · 地理類

宋遼金史

金毓黻編著

宋代興亡史

張孟倫著

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

張家駒著

宋之外交

謝詒徵編

宋代太學生救國運動

黃現璠著

張孟倫著

宋代興亡史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一月初版

(98272.1)

宋代興亡史一冊

定價國幣貳元伍角

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

著者 張 孟 倫

發行人 朱 經 農
上海河南中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商務印書館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各地

版 權 所 有
翻 印 必 究

自序

愚承乏國立中正大學史學教席，所授有宋遼金元史一課程。顧以學者於宋代史事知之較悉，遼金元史事知之較疎，故同爲一課程，而以講授謀便利，不容不分之爲二。因此前者寫成宋代興亡史，以明一代之成敗安危存亡理亂；後者寫爲遼金元史略，總括其事而明其梗概。先聖有言：「學于古訓，乃有獲。」故於成此宋代興亡史之餘，尙有不能已於言者：

宋承五代之陋，士人惟知苟榮貪位。范文正公出，始厲廉隅，振名節。由是士知廉恥，人懷自勵，敝風陋俗，爲之一變。今茲大亂之後，風俗靡然。昌言建國者，獨於廉恥喪亡，貪污滋熾，似尙不以其爲風化之所關，人心之所繫，非等閒比也！世之在高位者，有以風操自持，矯厲以明禮知恥，而變化人心，蕩滌汚俗，爲全國倡者乎！此其一。

宋儒設教，以風範自操，以天下自任。學者從之，蔚成風氣。而分齋設科，尤切於事。以故士人篤信

好學，守死善道。盛治之日，賢者滿朝；危亡之秋，義士蜂起。今之教育，專授知識；有以風骨氣節，楷模士類，而收化育裁成之效，如宋之大師胡安定輩者乎！此其二。

宋人議論意氣，昧於大勢，往往遂性狷忿，不肯從人，結黨相攻，互相傾軋。王荊公高出時賢，有超遠之見，而以執拗主之；元老舊德，亦務矯激。新法之行，遂以潰敗。吾國值此積衰之餘，各黨允宜捐棄成見，泯絕猜忌，同心協力，共進於強。若復堅僻自私，專是排擊，國即不亡，而去亡不能以寸矣！此其三。

國無人不立，事無才不舉。宋代人才，極稱其盛，實緣人主慎於遴選，大臣樂於延譽，一秉至公，故克臻此。今茲建國，需才孔殷，然尙派系，篤親故，欲事有成，其可得乎？此其四。

人心好奇，世固有便鑿空，圖騁臆，競言古史，而爲世人所喜誦者矣。獨嚴復每勸人讀宋元明史，以爲「今日思想、風俗、政治，直接間接，可於宋元明史稽其因果律」，而獨無爲之者（本古籍舉要），良可慨也！昔人每言秦爲中國史中之上古與中古之一大關鍵，愚尤以宋爲近古與近代之一大關鍵。舉凡中古之政治思想，社會倫理，風俗教化，莫不經趙宋廓而清之，矯而正之，而另示近代以規範，近代誠受其影響特深，而奉其一切爲圭臬者也。中國今日之文化與實情，已爲舉世所關切。然不求

凡例

本書從政事之觀點，用史學之方法，期予歷史以新意義與新價值。故：

一、敘述宋代開國之有自及其對於後世之影響，俾讀者得悉歷史演進之程序，而於近代之思想、風俗、政治，可於宋代窺其因果律。

二、敘述宋代政治之興盛與衰亡，便讀者明瞭宋代之所以成敗安危存亡理亂及其相互之淵源。庶幾歷史成爲一種凡事凡理所從出之學問，可以經世，切合人事；而爲現代時事評議之方針，一己接物處世之指導。不至讀史茫然，不明其與現實相互之關係。

三、本書之旨，既在予以歷史之新意義與新價值，俾學者於史事演進之中，認識歷史之法則；由史事以證現實，由現實以印歷史。故不僅綜析或簡括敘述宋代之政事，猶復時加客觀之評論。惟評論雖云一秉客觀，未敢有所臆說；而見仁見智，既各不同。批謬之處，尤所難免。博雅通達，幸教正之。

目次

自序	一
凡例	一
第一章 宋代開國	一
一 周室二祖之賢啓宋一代之盛	一
二 弭大亂而開大治	五
（1）逆取順守	五
（2）消滅篡弑惡俗	七
（a）獎忠抑叛 （b）心公志潔	
（3）樹立忠厚仁風	九

(a) 加禮周室 (b) 厚待亡國 (c) 不殺大臣

(4) 培養貞烈正操 一三

第二章 宋治興盛 一五

一 興盛述略 一五

二 人才之盛 一六

(1) 朝廷精於遴選 一六

(a) 殿試覆試與三年貢舉 (b) 范仲淹之科舉新法 (c) 胡瑗之教著

爲令式 (d) 歐陽修之立按察尙古文 (e) 王安石之專經取士

(2) 人主慎於接待 二三

(3) 大臣樂於延譽 二七

(a) 密薦不使人知 (b) 以人才爲急務 (c) 宰相以用人爲能 (d)

舉才內不避親

三 母儀之正·····	三二
-------------	----

(1)太祖之母杜太后·····	三二
-----------------	----

(2)仁宗曹后·····	三三
--------------	----

(3)英宗高后·····	三三
--------------	----

(4)神宗向后·····	三五
--------------	----

(5)哲宗孟后·····	三五
--------------	----

(6)理宗謝后·····	三六
--------------	----

四 士存正氣·····	三七
-------------	----

(1)正大伉直·····	三七
--------------	----

(2)大義精忠·····	四二
--------------	----

(a)一般之忠義 (b)程門弟子之忠義 (c)亡國時節義之臣	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五 民懷忠義·····	四六
-------------	----

(1) 三河人心之戴宋 四六

(2) 舉國人民之忠宋 四八

(3) 誓志恢復之義士 四九

(4) 義憤起兵之匹夫 五〇

六 家積餘慶 五〇

(1) 義門同居 五〇

(2) 忠孝之門 五二

(3) 福澤綿延 五四

第三章 宋治衰亡 五七

一 衰亡述略 五七

二 太祖之英明豁達 五八

(1) 太祖之英武 五八

(a)太祖之佐征創業 (b)太祖之善將安邊

(2)太祖之豁達權變……………六一

(a)太祖之大度 (b)太祖之權變

(3)無一能似太祖者……………六三

(a)諸侯羣臣無如太祖 (b)繼君不如太祖

三 姑息因循……………六八

(1)安土重遷……………六八

(a)不都關中 (b)不都洛陽 (c)不都建康 (d)不都武昌

(2)儉安苟幸……………七二

(a)宋與漢遼 (b)宋與西夏 (c)宋之與金 (d)宋與蒙古

(3)姑息弛刑……………八二

(a)不誅違命以軍之將 (b)不斬禍國殃民之奸

四 法令文理之繁密……………八八

五 嫉忌排擠爲能事……………九二

(1) 小人與君子相攻……………九三

(2) 君子與君子不合……………九七

宋代興亡史

第一章 宋代開國

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

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。

一 周室二主之賢啓宋一代之盛

大亂之後，必有大治，昔人言之屢矣。顧大治不可一蹴而幾也，則大亂之後，尙有小治，由小治始轉入大治之境焉！試觀歷代治亂之相承，鮮有不循此軌跡者：周自東遷式微，經春秋而至戰國，大亂極矣；故必經秦之短暫統一之小治，方入漢而開四百年大治之基。漢衰經三國、兩晉、而五胡亂華，南

北分裂，大亂極矣；亦必歷隋之短期統一之小治，始入唐而有三百年大治之盛業。唐自天寶，迄於五季，紛亂已極。然自周太祖得國，世宗承之，庶政規模，已具端倪；（小治）自是轉入趙宋，又見三百年之大治。譬之事理，人當賽跑激烈運動之餘，必先之以緩步扶行，然後方可休息而無恙。熱水瓶新用，必先之以溫水，然後注以沸水而無虞。史情事理，有同然矣！

五代之君，周太祖、周世宗，皆所謂賢德者也。其修德任賢，立綱陳紀，皆非其他君主所可及。使天假以年，統一大業，當可告成；然壽祚不永，則剏守之略，徒爲趙宋之所資耳。夫自天寶以至五季，紛亂日亟，綱紀倫理，敗壞無餘。迄趙宋興起，雖云國勢未盛，國土未張，然就綱紀倫理言之，終「爲天地立心，爲生民立命，爲往聖繼絕學，爲萬世開太平」矣。凡此諸端，豈僅以宋太祖英文睿武之特起，實緣周代二主之賢，有以啓其先導也。茲分述之：

（1）宋太祖既效周太祖之弑漢隱帝承祐而取天下，（郭威軍次潼州，或裂黃旗以被威體，共呼萬歲，因擁威南還稱帝。趙匡胤軍次陳橋，衆以黃袍加身，拜呼萬歲，掖之還汴稱帝。二者如出一轍矣。）復踵周世宗故智以取江南，臣吳、越、平、吳、蜀，滅兩漢；（孫光憲曾謂高繼冲曰：「中國自周世宗

時，始有混一天下之志。」其鴻猷大策，且循周之故臣王朴所籌畫者也。卽宋開國元勳，如趙普、賈餗、曹彬等，又何莫非周之舊臣？宋之開國治國，一切淵源於此矣！

(2) 周世宗知近世之弊，起於威令不行，下陵上替。故高平之役，首誅樊愛能、何徽，以正軍法。自是驕將情卒，始知所懼。宋太祖師之，以杯酒而釋石守信等兵權，永弭天寶以來武人跋扈之禍矣。而世宗君臣義重，臨鄭仁晦、王朴之喪，慟哭盡哀，此趙普受知於宋太祖，卒至富貴之極，名雖君臣，情若兄弟；而太宗更本之以臨薛居正、李穆之喪，而痛哭流涕也！

(3) 周太祖、世宗以世人廉恥喪亡，乃砥礪人心，以矯其弊。以故李崇矩不負史弘肇而賢之，王浚祇知盡忠而相之，王環以不降而受賞，劉仁贍以抗節而蒙褒，嚴續以盡忠而獲存，張美以供奉而見疎。使天下之爲臣者，必盡其忠，而知國不可負，義不可虧。宋太祖之獎韓通，輕王彥昇，疎陶穀，實皆奉此爲張本。忠義之氣，見於俗陋之餘矣。

(4) 周太祖在位，罷四方貢獻，毀漢室寶器，賑遼流民，釋唐俘虜，立新嚴，罷營田，是皆亂極生治之相也。世宗嗣之，於軍戎之餘，治律曆，定大樂，（自元魏、陳仲儒奏律準，至是幾四百年，始復見定樂

之法）審法令，修政事，任賢使能，撫養百姓。宋太祖承之，顯謨丕烈，如出一家，舉凡善政，盡胚胎於此矣。矧自唐玄宗以後，尊師重道，邈不可聞。周太祖崛起武夫，謁孔祠而拜其墓，九經版亦成於其時，（始刻於唐明宗）宋代文教昌明，學術蔚盛，有由來矣。

（5）宋太祖雖蹤周世宗之智以取天下，「而不能襲世宗連下三關、兵不血刃之餘威，以收幽燕尺寸之餘功……以遺誤三百年之子孫。論世之士，不能不歎息痛恨於世宗之早世也！」（讀史大略）且「周世宗命（唐）城金陵，儼然有以大保小之義。視宋祖以臥榻之側，不容他人鼾睡，相去遠矣。」（讀通鑑綱目札記）是周世宗之氣魄，且大於宋太祖矣。而世宗既服江南，推誠盡言，若保赤子，更爲宋太祖之厚待亡國君臣，備加優卹之所本也。

（6）然周太祖既四娶嬖婦，世宗又立季崇川之婦，是皆夫婦之道不端者。至世宗縱柴元舅之罪，（世宗之父柴守禮與當時將相王溥等之父遊處，恃勢恣橫，洛人畏之，稱十阿父。世宗既爲太祖嗣，人無敢言守禮子者，但以元舅禮處之。嘗以小忿殺人，世宗知而不問。）父子之倫，尤是未盡。且用法太嚴，羣臣職事，少有不舉，往往實之極刑。如孟漢卿以監納取稅死，竹奉璘以捕盜不獲誅，張順以

隱落稅錢刑，毫無顧惜，違背人道。凡此諸端，天將啓宋太祖而授之。若宋太祖初臣世宗，在軍中手不釋卷，世宗召而戒之曰：「爲將者當務堅甲利兵，安用此爲？」此卽史弘肇「長槍大戟，安用毛錐（毛筆）」語也。以故興禮謁孔，雖肇於周，興學尙文，終有待於趙宋矣。

二 弭大亂而開大治

（1）逆取順守

陳橋兵變，世引爲疑。查初白詩云：「千古疑案陳橋驛，一着黃袍便罷兵。」實則宋太祖之取天下，亦沿魏晉以至五代篡奪之故智。太祖受世宗厚恩，迺假借邊警（假北漢結契丹入寇出師，受命而出，因變而歸，何嘗見有遼漢之師？）隱爲符讖（先是張永德爲都檢點掌兵，太祖隱爲「點檢作天子」之讖，置周主箴中。世宗發之，乃以匡胤代永德。）豫製黃袍，袖出詔文。是其處心積慮，早有安排，昭然若揭矣。

匡義以手足之親，趙普以腹心之寄，毅然部分，復入帳中密白。時值黎明，太祖正被酒而臥。要非

義、普受密令，察幾微，豈敢爲此？太祖非變值其時，黎明豈至被酒？前方臨敵而至黎明被酒，正因酒酣昏糊，藉以起事耳。

且太祖之遣吏入報其母也，杜太后曰：「吾兒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。」素懷篡逆，母后一語道破無遺矣。徵之周世宗時，唐韓熙載入朝歸國，唐主以中國大臣爲問，卽言「趙點檢顧視非常，不可測也。」是識太祖之衷心素志者，又不僅杜太后而已也。況事變之先，主少國疑，（符后入宮纔十日，恭帝承統甫七歲。）不僅中外有密戴太祖之意，卽殿前都指使石守信，都虞侯王審琦，亦成太祖之心腹。此與曹孟德、司馬仲達密養心腹，欺人孤兒寡婦，狐媚以取下，又奚以異？陳橋兵變，尙得疑太祖之未預其謀也！

今姑一推太祖篡逆之心之起於何時？則高平之戰，匡胤謂將士曰：「主危如此，吾獨何得不致死力！」因之馳犯其鋒，漢兵披靡。其後受命伐唐，其父馬軍副指揮使弘殷引兵扣城門，又以王事不肯奉命。太祖忠周之心如一也。蓋太祖篡國，雖曰早有佈置，實動於世宗崩殂、幼主卽位之時。故杜太后謂太祖「所以得天下，正由柴氏使幼主主天下；若周有長君，又安得至此！」哉！誠以魏晉以來，篡

奪相承，五代諸帝，多由軍士擁立，是時太祖不取，亦將有逼而奪之者！安可以匹夫之小諒，而忘撥亂之大計哉！使其必得堯、舜、禹、湯四聖，而後可以君天下，則生民平治之期，殆無日矣！觀太祖方取之際，朝不改籍，市不易肆；既取之後，修文偃武，以虐代寬。故宋取天下，雖仍五季之習；而所以守治天下者，殆有以超漢、唐而追三代也。

(2) 消滅篡弑惡俗

(a) 獎忠抑叛

自曹操蓄奸謀而竊漢之天下，由是篡奪相承，迄五季而其風愈甚，然其所以若是其極者，風氣敝陋，無傑出者，起而維持之也。宋太祖啓運立極，撥亂反正。陶穀雋博雅辨，而奔競務進；及進禪文，以故薄之，終身不獲大用，且疑其不能訓子。韓通謀率衆以禦太祖，爲王彥昇所害，太祖反罪彥昇，終身不予節鉞，而追贈韓通爲中書令，以旌其忠。匡義（太宗）嘗稱宰輔中能循規矩，慎名器，持廉節，當無過於范質者，但惜其爲欠周。世宗一死，是宋初創業，卽獎名節，勵廉隅爲何如也！

五代以來，武人跋扈，控馭極難。太祖旣以杯酒釋石守信等兵權，復於苑宴罷王彥超等節鎮。於

是不除之宿衛，藩鎮之痼疾，一朝解去，預弭天下之禍源矣！

(b) 心公志潔

太祖微行，羣臣以不虞爲戒。太祖笑曰：「帝王之興自有命，求之不可得，拒之亦不能止。周世宗見諸將大面闊耳者，皆殺之；我終日侍側，亦不能害。若應爲天下主，誰能圖之！」微行愈數。曰：「有天命者，任汝爲之，不汝禁也。」太祖公天下之心，已可概見。太祖廣東京城，既畢，坐寢殿，令諸門洞開，皆端直軒豁，無有壅蔽。謂左右曰：「此如我心，若有邪曲，人皆見之矣！」是太祖代周得國，實爲消弭亂源，矯正魏晉以來篡奪惡習，故坦直若此，而無慚德也！

太祖遵母后之命，舉神器傳之於弟，雖堯舜授受，曾不是過。（以李唐之盛，而玄門喋血，烏能彷彿其萬一？）又友愛匡義，數幸其第，恩禮甚厚。匡義嘗有疾，太祖親爲灼艾，匡義覺痛，太祖亦取艾自灸分痛。每對近臣言：「匡義龍行虎步，他日必爲太平天子，福德非吾所及也！」得一張齊賢，亦留匡義異時相之。非存心至公，友于兄弟，能若斯耶？舍子立弟，誠有天下而不與焉者！自此至今千年，篡奪之風，於焉熄滅。雖以秦檜、韓侂胄、賈似道、嚴嵩、魏忠賢之跋扈專橫，究不敢謀位叛國。甚至康梁維新，

猶言保皇；袁世凱奸險，孫中山革命，亦復優待清室，不加殺害也。

(3) 樹立忠厚仁風

神宗嘗問王安石以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之故。安石上疏對之，其大概云：「國家屢聖相繼……寬仁恭德，忠恕誠懇，此所以天下無事，過於百年也！」今述宋初仁厚之政於次：

(a) 加禮周室

陳橋兵變，太祖卽首誓諸將曰：「汝等貪富貴，能從我則可。不然，我不能爲若主矣。」皆下馬拜曰：「願受命。」匡胤曰：「太后主上，我北面事者，不得侵犯；公卿皆我比肩，不得侵陵；朝市府庫，不得侵掠。用命有重賞，違不汝貸也。」諸將皆再拜。王伯厚以此誓比漢高三章之約，若時雨降，民大悅者，誠不虛也！（因學紀聞卷一五考史）

太祖「既登極，遷周恭帝及符太后於西宮，易其帝號曰鄭王，太后曰周太后，作周六廟於西京，遣官遷其神主，命周宗正郭圯以時祭享。又遣工部侍郎艾穎拜嵩陵（太祖）慶陵（世宗）開寶六年，鄭王始殂，距禪位已十四年矣。宋太祖素服發哀，輟朝十日，諡曰恭帝。命還葬慶陵之側，陵曰順

陵。」（廿二史劄記宋待周室之厚）太祖復於太廟立碑，誓不殺柴氏子孫；柴氏之賞，直延與宋相終始。加禮周室，可謂備至。彼魏晉以來，篡竊之主，肆行殘暴，屠滅先朝苗裔之風，泯滅盡矣。

（b）厚待亡國

太祖不特加禮於周室，尤能厚待亡國之君主：

慕容延釗進克潭州，周保權遣兵迎戰，敗走，延釗執保權以歸。太祖釋其罪，以爲右千牛衛上將軍。

蜀主孟昶舉族及官屬至汴，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。太祖備禮見之於崇元殿，賜賚甚厚，拜昶檢校太師兼中書令，封秦國公。子元喆爲秦甯軍節度使，從官親屬，授官有差。昶尋卒，太祖廢朝五日，追封楚王。昶母李氏至汴，太祖命肩輿入宮，謂之曰：「國母善自愛，毋戚戚懷鄉土，異日當送母歸。」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其太祖之謂矣。

宋平南漢，有司繫其主劉鋹獻於廟社。太祖釋其罪，授檢校太保右千牛衛上將軍，封恩侯。鋹在國時，多置醢毒臣下。一日，太祖幸講武池，從官未集，鋹先至，賜以卮酒，鋹疑有毒，泣曰：「臣承祖父基

業，遠拒朝廷，勞王師致討，罪固當誅。陛下既待臣以不死，願爲大梁布衣，以觀太平之盛，不敢飲此酒。」太祖笑曰：「朕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有此事！」命取酒自飲，別酌以賜銀，銀大慚謝。夫銀兇虐殘暴，數寇宋邊，太祖既不忍遽伐於前，又復寬假於後，其含垢納污，誠如璫璵匿瑕矣。

太祖遣曹彬伐江南，誠之曰：「江南之事，一以委卿，切勿暴掠生民，務廣威信，使自歸順，不煩急擊也！」又曰：「城陷之日，設若困鬪，則李煜一門，不可加害。」且以劍授彬曰：「副將而下，不用命者斬之。」以故江南陷日，士衆畏服，不妄戮一人。捷至，羣臣稱賀，太祖泣曰：「宇縣分裂，民受其害，攻城之際，必有橫羅鋒刃者，實可哀也！」命出米十萬賑卹之。太祖之視黎民，若慈母之於保子矣。

太祖謂吳越使者曰：「元帥可暫來與朕一相見，以慰延想，卽當復還，朕三執玉帛以見上尊，豈食言乎？」錢俶乃與妻子入朝，太祖賜禮賢宅以居，親宴幸之，賞賚甚厚。賜俶劍履上殿，書詔不名，命與晉王（太宗）敍昆弟之禮，俶固辭，乃止。留兩月遣還，賜以一黃襖，封識甚固。戒俶曰：「途中宜密觀。」及啓之，則皆羣臣乞留俶章疏也。俶益感懼。

夫「角力而滅其國，角材而臣其人，未有不猜防疑忌，而至於殺戮者，獨宋初不然……統計諸

降王及諸降臣，無一不保全者。此等僭偽竊據之徒，歸降本非素志。况新造之邦，民志未定，國勢易搖，豈能無顧慮？及其主皆賜第京師，居肘腋之地；其子弟又皆分職州郡，掌兵民之權。而廟堂之上，不聞操切猜防；入仕新朝者，亦帖然各效其勤，無反側不靖之意。於此見宋太祖並包天下之大度，震服一時之神威，非詐力從事者所可及也！」（廿二史劄記宋初降王子弟布滿中外）

「甚至反覆叛逆之趙保吉，太宗亦待以不死。而且生榮死哀，恩卹優厚。忠厚之至，迥非前代所及。」（讀史大略）此真文忠公嘉定四年上疏言宋朝治體「立國不以力勝仁，御民不以權易信，君民相孚，而猜忌不作」也。於是元起朔方，天性殘暴，亦復優待宋後；至明太祖，更以不嗜殺而得天下。宋之有關近代，豈淺鮮哉。

（c）不殺大臣

哲宗朝章惇、蔡京，同肆羅織，貶謫元祐諸臣，欲盡舉漢唐故事，誅戮黨人。帝聞問許將，將曰：「二代固有之，但祖宗以來未之有。本朝治道，所以遠超漢唐者，以未嘗殺戮大臣也！」帝深然之。

欽宗在燕山，謂曹勛曰：「藝祖有舊約，藏之太廟，不殺大臣及言事者，違之不祥。」此宋立國三

百餘年，不見有殺戮大臣，殘酷人民之事，皆太祖忠厚開國有以啓之也。

(4) 培養貞烈正操

夫婦人倫之本，風化之原。婚姻之禮正，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。故書美釐降，詩首關雎，易正乾坤，禮垂內則，皆所以明人倫之本，綱紀之首者。慨自平王東遷，周道盡廢，嬴秦焚坑，古禮愈以不備。漢興，高祖無賴，羣臣微賤，以故婚姻不論行輩，公主不諱私夫。曹魏父子，才氣放逸，馴至南北朝，君昏於上，臣淫於下，醜穢愈甚。隋雖統一南北，而荒淫如故；固無論矣。唐太宗命世之英，既以擾亂隋之行宮，促父起兵，復以兄弟之妻，入侍左右。此高宗以父妾（武才人）母儀天下，玄宗以子媳（楊玉環）而爲太真。降至五代，淫風熾盛，狂瀾之倒，賴以挽回之者，其在趙宋耳。

宋之興，杜太后實生太祖、太宗，內助之賢，母儀之正，蓋有以開宋之基業者焉。觀其訓太祖以無逸治天下，至於豫定太宗神器之傳，愀然不樂羣臣之賀升太后，所慮遠矣。厥後仁宗曹后，允稱聖母；英宗高后，女中堯舜；而哲宗孟后，理宗謝后，皆以賢著，實宋之特色也。此三百餘年，外無漢王氏之患，內無唐武韋之亂，豈不卓然而可尙哉！

唯積重難返，宋初之於貞節，猶未甚重視之也。如范仲淹之子純祐早死，媳寡居，淹以門生王陶喪偶，命媳嫁之。且淹幼孤，母更適長山朱氏。及舉進士，復迎母歸養。夫宋士大夫矯厲尚名節，本自仲淹倡之，而於貞節觀念，却仍如是之薄。宋初風氣，可概見矣！王安石之子雱有心疾，與媳不合，擇婚另嫁。（澠水燕談錄）是安石文行甚高，尙無從一而終之貞節觀念也。然二程視之，却有不然者。近思錄或問：「孀婦於理似不可娶，如何？」伊川曰：「然。凡娶以配身也。若娶失節者以配身，是已失節也。」又問：「人或孀居，貧窮無依者，可以再娶否？」曰：「祇是後世怕饑寒死，故有是說。然餓死事極小，失節事極大。」由是崇篤是說，朱熹於友人陳師中妹壻之死，竟引「失節事大」之語，勸陳妹守節而勿再嫁。自是堅冰礪操，於焉成風，明清兩代，貞節觀念，愈形牢不可破。及新文化運動起，又以「吃人肉之禮教」視之矣。

第二章 宋治興盛

容休之規有餘

發揚之氣不足。

一 興盛述略

歷代建國，強莫如秦，富莫如隋，國勢莫如漢，國威莫如唐。唯宋太祖統一天下，至太宗朝始取太原，〔注〕除兩浙，而燕雲十六州，契丹之據如故。益以李繼遷據西夏，黎賁割交趾，宋之國威不振，固已見於開國之時。然宋之爲治，氣象醇正。其君恭儉仁厚，其臣寬恕循禮；寬厚待民，恩禮接士，不殺爲威，不廉爲恥。以故人文蔚起，忠節相望，風俗粹美，好尙端方。蘇東坡天下奇才，議論卓犖。其上書論新法之不便，有曰：「國家之所以存亡者，在道德之淺深，不在乎強與弱；曆數之所以長短者，在風俗之厚

薄，不在乎富與貧。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，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。」是乃宋治之特色。以故聲明文物之盛，道德仁義之風，庶幾駕于漢、唐，媲美三代焉。

〔注〕五代諸國割據：北漢劉氏據山西，後蜀孟氏據四川，南唐李氏據安徽、江西、福建，吳越錢氏據浙江，荆南高氏據湖南、湖北，南漢劉氏據兩廣。經太祖、太宗兩朝，始次第削平。

二 人才之盛

一代之盛，繫於人才；人才之盛，由於遴拔。宋代人才之盛，蓋由朝廷精於遴選，人主慎於接待，大臣樂於延譽。

（1）朝廷精於遴選

（a）殿試覆試與三年貢舉

知貢舉王祐上進士合格者十八人，陶穀子邴，名在第六。太祖謂左右曰：「陶穀不能訓子，〔註〕邴安得第！」遽命中書覆試，而邴復登第。因下詔曰：「進士之選，匪樹私恩。自今舉人，凡關食祿之家，

悉委中書覆試。」太祖選士之嚴，可概見矣。

〔注〕陶穀唐末受知李崧。入晉，崧爲蘇逢吉所陷入獄，穀厚誣崧於朝，反詰崧從姪昉曰：「李氏之禍，穀出力焉。」穀入周爲翰林承旨，又於宋太祖受禪之頃，袖出詔文，太祖輕之。

李昉知貢舉，有進士徐士廉訴昉用情取舍，太祖乃擇終場下第並已舉者，親御講武殿，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七人，殿試遂爲永制，宋治得人，有由來矣。

太宗興國初試士，有司失於掄擇，真張齊賢下第。故自呂蒙正以下，一榜盡賜及第，皆賜綠袍靴笏，錫宴開寶寺，太宗自爲詩一章賜之。謂侍臣曰：「朕欲求俊彥於科場中，亦可爲致治之具矣！」雍熙二年（九五八年）試進士，梁顥以下，有宰相李昉之子，參政呂蒙正之弟。上曰：「此皆世家，勿與孤寒爭路。」並下第。此其求賢之切，遴才之公，皆爲一時盛典。非後世考試行私，棄孤寒而錄世家者，可比擬於萬一者也。

然選士之法，固猶未備，率間四五歲，一下詔開科，多才之士，多至沈淪。仁宗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年）咸尹洙周禮三年大比之言，乃以間歲之法易之，而試始有定期。及英宗卽位，乃詔三年貢舉，

後代遂爲定制。

〔注〕宋重科舉，科舉盛事以多：（一）呂蒙正、張齊賢同登太平興國進士，同輩仕於太宗朝，同爲一代名相。（二）晏殊、李沆、王旦、寇準，同榜進士，天下稱四賢。張知益州有聲，餘三人皆爲名相。（三）歐陽修知貢舉，程顥、張載、朱光庭、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皆一榜及第。（四）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三人，王曾、宋庠爲名宰相，馮京爲名執政，均不愧科名。

（b）范仲淹之科舉新法

范仲淹秉弘毅之器，具先憂後樂之志。故其爲政，復古勸學，數言興學校，本行實。（宋代之士漠視漢、唐取士之制，亦直取法三代。）仁宗慶歷四年（一〇四四年）乃詔天下立學，行科舉新法：本道使者選舉部屬官爲教授員，不足，取於鄉里宿學有道藝者。士須在學三百日，乃聽預秋試。試於州者，令相保任，有匿服、犯利、虧行、冒名等禁。三場，先策、次論、次詩賦，而罷帖經（以所習經，掩其兩端，中間惟開一行，裁紙爲帖。凡帖三字，隨時增損，可否不一。或得四、得五、得六爲通。）墨義。

自唐以詩賦括帖取士，〔注〕雖亦求賢之途，未免浮華失實，迂疎無用。所謂束以聲病，專於記誦，何足以盡人才！宋初仍之，而棄身心性命修己之大原，錢穀兵刑治人之大略，先王內聖外王經世濟

時之學不講，欲求治臻於盛，蓋亦難矣！仲淹意在育取實才，以資國家之用，故復古勸學，行科舉新法。蓋科舉乃國家得才，士人進用之唯一切實之法。教士於學，則州舉本於行實；試先策論，則士子留心治亂；考問大義，則執經者不篤於記誦，庶幾士習正而吏治盛矣。乃執政者以爲不便而罷之，宜宋治之未臻於鼎盛也。

〔注〕唐無綱常，明經取士，當以墨義括帖，束縛人心。求其墨義，著其義微，則尙可以作人之君耶？故其立學與科，皆重詩賦，使天下之士趨於浮薄利祿。雖大儒楊絳輔政，抑進士之科，先經義，後詩賦，終亦不行而已。

（c）胡瑗之教著爲令式

一代之興，必有一代名世之臣，范仲淹模範宰相，胡安定模範大師，其教力敷教，皆足以肩天下之重。胡瑗爲湖州教授，時承五代之後，風俗儉薄，而尙聲律浮華之詞。先生倡明正學，以身先之，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，嚴師弟之禮。視諸生如子弟，子弟亦敬先生如父兄。其訓人有法，科條纖悉備具，立經義治事二齋。經義所以明體，擇學生心性疎通，有器局能任大事者入之；治事所以達用，一生各治一事，分政治、經濟、水利、農桑、兵制、刑法等科。教授二十餘年，皆敦實學，以培國本。慶曆中興太學，詔下

湖州取其法，著爲令式，學者稱安定先生。是時禮部所得士，先生弟子，十常居四五，隨材高下而修飾之。人遇之雖不識，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。門人之在朝者，皆直溫簡諒，純明淵篤之良臣。若錢藻、孫覺、范純仁、錢公輔、呂希哲、呂希積等皆是也。

(d) 歐陽修之立按察尙古文

歐陽修知諫院，言：「天下官吏旣多，朝廷無由遍知，乞立按察之法。於內外朝官中選強幹廉明者爲之，使之州縣遍見官吏。其公廉無狀，皆以朱書之名下；其中材之人，以墨書之，歲具以聞。」富弼、范仲淹復請中書樞密通選逐路轉運按察使，卽委使自擇知州，知州擇知縣，不任事者皆罷之。於是慶曆三年（一〇四三年），以張昞之、王素等爲都轉運按察使。蓋宋初雖設監司轉運，而察吏之法未備。至是選內外朝官爲按察使，察吏之典詳矣。而范仲淹定磨勘，則考官之法愈密；（磨勘保任之法，自朝官至郎中少卿，須清望官五人保任，始得遷。）定蔭子，則任子之恩愈殺。（時恩蔭太廣，凡聖誕節及三年南郊，皆聽一人奏，而特恩尙不與。及范定蔭子法，裁省奏補入仕之路，罷聖節奏蔭之恩。凡長子不限年，諸子孫必年過十五，弟姪年過二十，始得蔭。）其課勞績，清仕路，皆足以審官而任材，

開孤寒而塞冒濫也。然諸法之行，人情未順。按察舉劾，衆心既多不悅；磨勘蔭子，僥冒者尤所不便。於是謗議起而法不行矣。

宋承五代淫濫之後，士子習尚險怪奇澀之文，驅扇浮薄，重虧雅俗，以此取才，何足以備治具之意！雖因張方正之言，下詔揭示，而士習不改。嘉祐二年（一〇五七年）歐陽修知貢舉，痛抑斯文。凡爲時所推譽，皆被黜。榜出，澆薄之士，俟修晨朝，聚譟於馬前，街司邏卒，不能禁止。然自是科場之文，爲之遂變。是科程顥、張載、朱光庭、蘇軾、蘇轍、曾鞏皆及第。夫文章關乎一代氣運之盛衰，况科舉之文，國家所以取士，士子習以爲業者，則所關尤大。豈僅取士子之能文？特藉文以叩其才能器識，取之用之，以輔世長民，匡世立事耳！〔注一〕當時文風險怪，得歐公以痛抑之，文體漸歸於正，士習爲之一變，是故唐之文教，呂黎挽之；宋之文教，歐公持之。其翼聖道，振民風，爲何如也。〔注二〕

〔注一〕如仁宗讀蘇軾、蘇轍制策，喜而歎曰：「奇才！奇才！朕爲子孫得兩宰相矣！」神宗尤愛軾文，宮中讀之，膳進忘食，稱爲天下奇才！文天祥以法天不息爲對，理宗親拔禮部進士第一。考官王應麟曰：「是卷古誼若龜鑑，忠奸如鑑石，臣敢爲得人賀！」

〔注二〕文章之變與政通。三代上世，六經渾厚。自是東周、嬴秦、兩漢、左氏春秋、賈、董、班、馬之文，猶復昌明醇厚，而有典範軌物。至於建安七子，文詞華麗，不過風雲月露，雕蟲篆刻耳。迄於六朝，流蕩淫靡，文體愈不堪問。昌黎起八代之衰，煥然乎殷周之文矣。然而五代承之，文運中梗。宋興，歐公挺生，以時文險怪，乃痛抑之，士習一變，正國運隆盛之日也。朱熹嘗與門人歎論科舉文字之弊，曰：「最可愛者，不是說文字不好，這事大關世變。東晉之末，其文一切含糊，是非都沒理會。」然東晉未嘗以文取士，文出私人之作，天下未必盡同，其禍且不可言；況科舉取士之文乎！

(e) 王安石之專經取士

神宗篤意經學，深憫貢舉之弊。且以西北人才，多不在選，遂議更法。王安石謂古之取士，俱本於學，請興建學校以復古。先除聲律對偶之文，使學者得專意經術。是於罷詩賦帖經墨義，士各占治易、詩、書、周禮、禮記一經，兼論語、孟子，專以經義策論試士，實開後世經義取士之始。嘗言：「士少壯時，正當講求正理，乃閉門學作詩賦。及其入官，世事皆所未習，此科舉敗壞人才，致不如古！」其論士以器識爲先，而去聲病記誦之陋，識見高人遠矣！然王氏新經，專尊己說，而非孔、孟之遺訓，欲以此一天下之士，使崇私學，樹黨羽。葉祖洽對策阿諛，竟擢第一；孔文仲毀薄時政，竟罷制科，外託正論，曲售奸回。

爲司馬光通鑑，而禁讀史；爲蘇黃酬唱，而斥詠詩；爲一己三義，而託尊經。由是風氣大壞，得人亦不如前，非徒無寬簡呂蒙正，方潔張齊賢者出于其門，而所錄皆險邪奸小俞橐、蔡嶷之輩，阿俗趨時，誣賢陷善，宋治轉入衰敗之期矣。

(2) 人主慎於接待

宋太祖創業垂統，以禮示天下，屈己待人，推誠接物，子孫則而象之，如影響之隨形聲矣。

太祖嘗召竇儀草制，至苑門，儀見太祖岸幘（髮布曰幘，岸幘露頂也。）跣足（赤足）而坐，却立不肯進。太祖遽索冠帶，召而後入。儀曰：「陛下創業垂統，不以禮示天下，恐豪傑聞而解體。」太祖歛容謝之。自是見近臣，未嘗不冠帶。此不僅見竇儀有直諫之風，而太祖之優賢禮下，更非漢高狎易大臣、侮慢儒生者，所可比擬於萬一也。

趙普受知太祖，視如左右手，事無大小，悉咨決之。名雖君臣，情若兄弟。太祖數微行過普家，一日大雪，太祖依舊而至，設重裯坐地。堂中熾炭燒肉，普妻行酒，太祖以嫂呼之。普疾，太祖幸第撫問，賜賚加等。以故定策佐命，樹建功勳，始終一心，休戚同體，誠難得也。

太祖太宗勵精庶政，注意輔相，不以崇高自持，薛居正自參政至爲相，凡十八年，恩遇始終不替。及卒，太宗親臨其喪，爲之流涕。

李穆，自太祖以來，歷事兩朝，以文學孝行，見稱於時。及卒，太宗臨其喪，哭謂侍臣曰：「穆，國之良臣，朕方倚用，遽茲淪沒，非穆之不幸，乃朕之不幸也！」

李至每與李昉、王化基等觀書閣下，太宗必遣使賜宴，奏御必便坐，延見恩禮甚厚。真宗初正儲位，以至與沆並兼賓客，詔太子事以師傅禮。真宗每見，必先拜。至等上表不敢當，辭謝，上不許。

真宗見呂端入對，肅然拱揖，不以名呼。又以端軀體洪大，官庭階所稍峻，特令梓人爲納陛。端疾篤，真宗親視之，撫慰甚至。優禮耆舊，（端輔太宗，有致治太平之功。）爲何如也！其後端諸子，多不同處，質舊第於人。真宗憐憫其貧，出內庫錢贖還，令其聚居。皆明主優待先臣，激勸後人之盛事也！

王旦多疾，真宗許入中書，遇軍國重事，不限時日，入預參決。旦以疾求罷，帝命皇子出拜，旦惶懼走避，皇子隨而拜之。旦疾篤，帝親臨問，調藥並薯蕷粥賜之。遣內侍問者，日二三至。及卒，痛悼不已。

王曾遷翰林學士，真宗晚坐承明殿召對，久之。旣退，使內侍諭曰：「嚮思卿甚，故不及朝服見卿，

卿勿以我爲慢也。」其尊禮大臣如此！

呂夷簡感風眩，詔拜司空平章軍國重事。疾稍間，仁宗命數日一至中書，裁決可否。降詔：「古謂髡鬚可療疾，今剪以賜卿。」召見，敕乘馬至帝門，命內侍取兀子（有倚曰椅，無曰兀）與以前。夷簡引避，久之，詔給扶勿拜。

富弼以言新法不便，致政家居。朝廷有大利害，知無不言；神宗雖不盡用，而眷禮不衰。嘗因王安石有所興建，却之曰：「富弼手疏稱，老臣無所告訴，但仰屋竊歎者，卽當至矣。」其受敬如此。

神宗待王安石，因其稱疾，則諭起之；因其求去，則不許之。帝曰：「自古君臣，如朕與卿相知極少。朕鄙鈍初未有知，自卿在翰林，始聞道德之說，心稍開悟。天下事方有緒，卿何去！」新法之行，舉國攻其不便；神宗於安石，猶復心孚意契，言聽計從。甚至委曲遷就，以全留行之體。待安石之厚，可謂至矣。

熙寧四年（一〇七一年）遼人言三州地界，下樞密詳議。神宗仍以手詔訪韓琦、富弼、文彥博、曾公亮，使條上北伐事宜。諸公奉詔上疏，各言新法之弊。按此時四公，皆以故出判諸郡，不與廷議；而國有大事，仍手詔商榷。宋之倚信老臣，可謂不間遠邇矣。（讀史漫錄）

高太后以文彥博宿德元老，命平章軍國重事，六日一朝，一月兩赴經筵，班宰相上，恩禮甚渥。

哲宗時，呂公著以老辭位，乃拜司空同平章軍國重事。詔建第於東府之南，啓北扉以便執政會議。凡三省樞密之職，皆得總理。間日以朝，出不以時，蓋異禮也。及卒，高太后見輔臣泣曰：「邦國不幸，司馬公既亡，呂司空復逝，」痛憫久之。帝亦悲感，卽詣其家。臨奠，賜金帛萬，贈太司中國公。宋初以來，宰相以三公平章軍國事四人，而公著與其父夷簡居其二，榮盛孰加焉。

徽宗初卽位，范純仁時在永州，遣中使賜以茶藥。諭之曰：「皇帝在藩邸，太皇太后在宮中，知公先朝言事忠直，今虛相位以待，不知目疾何如？用何人醫之？」純仁頓首謝。既又遣中使趣入覲，純仁乞歸養疾，帝不得已許之。每見輔臣問安否。且曰：「范純仁得識一面足矣。」

辛次膺知樞密院，每以名實爲言，多所裨益。孝宗呼其官而不名。

孝宗嘗遇張浚尤至，對近臣言必曰魏公，未嘗斥其名。每遣使，必令視浚飲食多寡，肥瘠何如。

左僕射同平章事陳康伯卒，孝宗擇日臨奠，子安節固辭，乃止。

宋以忠厚開國，君待臣旣極謹厚，臣報國亦許忠貞。上下相感，政是以盛。以故仁、英諸朝，名賢輩

出，吏治循良；有事之秋，尤多慷慨衛國者也。唯以給賜優裕，恩賞猥濫，非僅開倖進之門，且徒耗無窮之費。況自南渡之後，秦檜、韓侂胄、史彌遠、賈似道，號備三公，爵極師保，至使人主避席下拜，待以不名。於是上下無章，綱紀大亂，非復太祖以禮待下之原意，宋其亡矣。

(3) 大臣樂於延譽

周成王曰：「舉官其能，惟爾之能，稱匪其人，爾惟不任。」蓋大臣輔國，其任至重，求賢舉善，宜若不及。成王之言，蓋欲大臣以得人爲務也。宋之大臣，多有樂於延譽人才者。此陳亮淳熙中上書，歷詆慶曆諸臣無助於國，獨其破去舊例，以不次用人爲有合於因革之宜也。

(a) 密薦不使人知

賈黃中典貢郡，多東拔寒俊，除擬官吏，品藻精當。素重呂端爲人，屬端出鎮襄陽，黃中力薦於太宗，因留爲樞密直學士，遂參知政事。當時文行之士，多黃中所薦引，而未嘗言，人莫之知也。多所引薦，而不言使人知，實人之所難也！

王旦爲相，賓客滿堂，察可與語，與素知名者，數日後召與語，詢四方利病，或使疏其言而獻之，以

觀其所長，密籍其名薦之，人未嘗知。薦賢而不市恩，真宰相器也。

王曾進用士人，莫有知者。范仲淹嘗謂曰：「明揚士類，宰相任也。公之盛德，獨少此耳。」曾曰：「恩欲歸己，怨將誰歸？」仲淹服其言。王曾進人，不僅他人無得而稱，即仲淹亦所不知，誠可謂至德也已矣。

呂公著爲相，一切持正，其論人才，如權衡之稱物。故一時賢士，收拾略盡。尤能避遠聲跡，不以知人自處，是更難矣！

范純仁薦引人才，必以天下公議，其人不知自純仁所舉。或曰：「爲宰相豈可不籠絡天下之士，使知出門下？」純仁曰：「但欲朝廷進用，不失正人，何必其知出於我耶！」

尙書左僕射陳俊卿以用人爲己任，所除吏皆一時之選，獎廉退，抑奔競。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，則密薦於孝宗，未嘗語人。每接朝士，及牧守自遠至，必問以時政得失，及人才賢否。虞允文宣撫四川，俊卿薦其才堪相，孝宗因以爲右相。尤敬朱熹，屢嘗論薦。（俊卿卒，熹不遠千里往哭之，又狀其行，以報知遇也。）熹集理學之大成，允文南宋之長城，（采石之功）俊卿薦賢之功，不僅裨益孝宗勵精

恢復之治也。

(b)以人才爲急務

石熙載性忠實，遇事盡言，人有善卽推薦之。是知熙載立朝，喜薦善人，宜史氏以宋治日盛，歸功此輩也。

張齊賢爲相，喜提獎寒雋，种放之起，齊賢所薦也。

晏殊拜集賢殿學士同平章事兼樞密使。平居好賢，當世知名之士，如范仲淹、孔道輔皆出其門。及爲相，益務進賢材，而仲淹與韓琦、富弼皆進用，（殊善知人，富弼、楊察皆其壻也。）擢歐陽修爲諫官。

韓琦天資樸忠，折節下士，無賤貴，禮之如一。尤以獎拔人才爲急，倘公論所與，雖意所不悅，亦收用之，故得人爲多。

歐陽修以德行文章高一時。平生獎引後進，如恐不及，賞識之下，卒爲聞人。曾鞏、王安石、蘇洵、洵子軾、轍，布衣屏處，未爲人知，修卽遊其聲譽，謂必顯於世，皆得進用。而宋之儒學大闡，文教愈昌明矣。

張浚爲南宋中興名相，多所引薦，從朝列臣，皆一時之望，號小元祐。所薦虞允文、汪應辰、王十朋、劉拱等爲名臣，拔吳玠、吳璘於行間，謂韓世忠忠勇，可倚以大事。一見劉錡，奇之，付以事任。卒皆爲名將，有成功，一時稱知人。

趙鼎吸引善類，唯恐不及，若胡寅、魏矼、晏敦復、潘良貴、呂本中、張致遠輩數十人，分布朝列，稱有知人之明。

虞允文天性公忠，達於政事，爲相以人才爲急。嘗籍爲三等，有所見聞，卽記之，號材館錄。凡所舉上皆收用。如汪适、汪應辰、胡銓、周必大、王十朋、趙汝愚、晁公武、李燾，其尤章明者也。而其疏請薦儲，奏留胡銓，謂朱熹不在程頤下，薦梁克家靖重有宰相器，是皆基於薦才自任，故有如此之達識也。

王淮旣相，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：「宰相先務何事？」萬里曰：「人才。」淮因問其人；萬里卽疏朱熹、袁樞以下六十人以獻，淮次第擢用之。

（○）宰相以用人爲能

呂蒙正爲相，夾袋中有冊子，每四方人來京謁見，必詢其有何人才？客去，隨卽疏之，分門別類。及

朝廷用人，卽取之袋中，故所用皆當。或謂蒙正無功績可紀。然蒙正嘗自言：「我誠無能，但能用人。」大抵爲臣莫重於爲相，爲相莫重於薦賢。宰相能用人，又何必功績自己出耶！至呂夷簡爲推官時，卽知其有相才；富弼方十齡，卽知其他日名位勳業。夫聰明以知人爲貴，知人誠智，則衆材得其序，而庶績之業興矣。

(d) 舉才內不避親

曹彬疾，眞宗問以後事。對曰：「臣無可言。臣子璨、瑋，材器皆堪爲將。」眞宗兩過洛陽，皆幸呂蒙正第。問曰：「卿諸子孰可用？」對曰：「臣諸子皆不足用，姪夷簡，宰相才也。」夷簡由是進用。曹彬，宋之良將，蒙正，宋之賢相，皆能內舉不避其親，其心之公，允與祁奚薦祁午，謝安薦謝玄媲美矣。

司馬光有言：「爲政得人則治。」蓋人才國家之楨幹，國非賢才無以致治，賢才非舉拔無以效用。凡賢才隱伏之時，亦如騏驥之伏櫪，明珠之投暗，在上者不予薦舉而拔擢之，終當大屈才能，無脫穎展長之日。是固賢才之不幸，抑亦國家之不幸。宋代人才之盛，〔注〕大臣之樂于延譽，實其一因也。

〔注〕宋代人才之盛，如太宗朝，剛直則王禹偁、寇準，昌言則田錫、張齊賢，方正則李昉、呂端，寬簡則呂蒙正，恪謹則錢

若水。神宗朝，元勳重望，則韓琦、富弼、司馬光、文彥博、歐陽修、呂晦、范鎮，命世大儒，則周敦頤、程顥、程頤、張載、邵雍。

三 母儀之正

易稱男子正外，女子正內，內外正，風俗之原，政教之本也。宋興，杜太后實生太祖、太宗，內助母儀，以開基業。其後聖慈光賢曹后，擁祐兩朝；宣仁聖烈高后，垂簾聽政，而有元祐之治。南渡而後，若高宗以母道事隆祐，孝宗奉明慈怡愉之樂，皆足以爲百王法程。宋三百餘年，外戚內寵，均無禍患，蓋亦難矣！

(1) 太祖之母杜太后

杜太后治家嚴而有法。陳橋之變，太后聞之曰：「吾兒素有大志，今果然矣！」倉卒一言，道破太祖祖心事。是謀國大事，太祖早奉賢明之母教矣。及尊爲太后，后愀然不樂，曰：「天子置身凡庶之上，治得其道，則此位可尊；苟或失取，求爲匹夫而不可得。」是真知爲君之難，而所以訓太祖者，可謂至矣。而遺命立長君，太祖傳光義，光義傳光美，光美傳德昭，非知社稷之至計，深謀遠慮，能如此預定神器

之傳乎！

(2) 仁宗曹后

仁宗曹后，太尉曹彬之孫也，天性慈儉。張妃怙寵上僭，欲假后蓋出遊，后寬容與之。英宗方四歲，育禁中，后拊摎周盡。追入爲嗣子，贊策居多。英宗卽位，尊后爲太后，感疾，詔請太后權同處分軍國事。后涉經史，中外奏章日數十上，援以處決，一一能綱紀之。有疑未決者，則請宰臣韓琦輩議之，未嘗出己意。檢柅曹氏及左右臣僕，毫分不以假借，宮省肅然。英宗疾瘳，乃撤簾還政。〔注〕神宗立，尊太后爲太皇太后，神宗用王安石變法，后語以祖宗法度，不可輕改。神宗有意燕薊，已與大臣定議，后諫以生靈所係，未可苟取。蘇軾以作詩繫獄，后違豫中聞而救之，因以得免。后之仁慈柔順，誠非歷代母后所能及，盛德之下，允稱「聖母」矣。

〔注〕曹太后權同聽政，英宗因疾信讒，至兩宮漸生嫌隙，賴韓琦、歐陽修悉心調護，危言激切，母子如初，誠難得也。較使陳平、周勃、長孫無忌、李勣有此氣概，則漢、唐何至有呂、武之亂？宋代大臣氣象之淳正，允非漢、唐所敢望焉。

(3) 英宗高后

英宗高后，生神宗。神宗崩，太子嗣位，是爲哲宗，年十歲，高太皇太后同聽政。親進君子，起司馬光、呂公著、范純仁、呂大防、程顥等，又起文彥博於既老，遣使勞諸途，諭以復祖宗法度爲先務。罷退小人：出近侍，拒蔡確，貶呂嘉問、邢恕。罷除糶政：黜保甲、方田、市易、養馬法，散遣修京城役夫，禁庭工技，減皇城覘卒，止造軍器。皆所以順民心，而協人意者也。以故垂簾治政，萬象一新，致成元祐之治。又抑外戚，不復從父高遵裕官。（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，蔡確思獻媚自固，乞復其官。后曰：「遵裕靈武之役，塗炭百萬，先帝得報，中夜環榻而行，澈旦不能寐。自是驚悸，馴至大故。禍由遵裕，得免刑誅則幸矣。先帝骨肉未寒，吾何敢顧私恩，而違天下公議乎！」確悚慄而退。）不見外家男女。（后疾，謂呂大防、范純仁曰：「試問九年間，曾施恩高氏否？只爲至公，一男一女病且死，皆不得見。」言訖泣下。）非其心至公至正，至淳至明者能之乎！而爲哲宗擇孟后，先教之以女儀，使執婦禮，然後正位宮中，其不肯以富貴之故，而屈人倫長幼之序，爲何如也！后語哲宗曰：「得賢內助，非細故也！」旣而歎曰：「斯人賢淑，惜福薄耳。異日國事有變，必此人當之。」何識見如此之深遠而的確也！以故臨政九年，朝廷清明，華夏綏定，而雅性謙克，不御正衙，人以爲「女中堯舜」，宜矣！

(4) 神宗向后

神宗不豫，向后贊宣仁后定建儲之議；哲宗倉卒晏駕，向后獨決策迎端王。夫神宗寢疾，哲宗幼冲，羣奸謀變，貪定策功，（邢恕、蔡確謀立岐王，以要後福。）若非后之贊助維護，儲位易矣！哲宗無嗣，幼君未立，向非后之決策，斷不能阻章惇異議，國本搖矣！若乃后之甘處後殿，力救向族，其不潰分，不撓公，尤屬難能之至者！

(5) 哲宗孟后

孟后幼受女儀之教，能執婦禮。長值國有事變，顛沛流離，廢立至再。險阻艱難，備嘗之矣！而迎立康王（高宗）愛如己出。苗傅、劉正彥之亂，朝野震驚，復義正詞嚴，使朱勝非居中返正，張浚等慷慨誓師，旋轉之間，卒誅劉、苗，而復高宗之位，可謂有安社稷之功矣！先是宣仁（高太皇太后）既崩，哲宗親政，任用新黨，蔡京、蔡卞修神宗、哲宗實錄，力詆舊黨而是新法。高宗感后（時稱隆祐太后）之言，（后謂高宗：「宣仁太后之賢，古今母后未有其比，昔奸臣肆爲謗誣，雖嘗下詔明辨，而國史尙未改定，豈足傳信？吾意在天之靈，不無望於帝也。」）乃重修實錄。由是二史得正，曲直得真，國是定而

國本固矣。

(6) 理宗謝后

謝后父早世，家產益破壞，后躬親汲飭。理宗卽位，后與賈涉女同入宮。賈女有殊色，帝欲立之。楊太后曰：「謝女端重有福，宜正中宮。」左右亦相竊語曰：「不立眞皇后，乃立假皇后邪！」帝不能奪，遂定立后。高太皇太后爲哲宗選孟后，楊太后爲理宗選謝后，重女德不重女色，雖理宗亦不能奪，其見宋代立后一貫不苟之精神。甚至宮中亦相竊語，是立后尙德之成爲風氣，故敢肆言皇后之眞假耳。（明代選秀女之制，妃后多採之民間，實本於此。）后旣立，賈妃專寵，賈妃薨，閹貴妃又以色進，后處之裕如，略不介懷。此何等氣量？宜太后深賢之，理宗禮遇益加焉。此後國步艱難，宇內分裂，后志存社稷，力救時艱，雖卒勢窮力屈，身爲降虜，然亦賈似道、陳宜中輩之誤國，致危不能持，顛不能扶耳。

三代而後，漢、唐稱盛，然皆女禍深深，致遭亡國之痛。惟宋之興，獨受女后之福。杜太后旣開創業之基，宣仁復致元祐之治，（注）隆祐旣開中興之運，謝后復濟危亡之艱。孝宗謂「我朝家法，遠過漢、唐」者，蓋亦祖宗修身齊家之效也！

〔注〕宋當熙豐小人相繼入用之後，苟非高后繼以元祐之治，則靖康之禍，當已見於中原。當汴京陷落之時，如非元祐治績在人耳目，又將何以開建炎紹興之中興。高后之功，爲何如也？！

四 士存正氣

時至五季，風衰義喪。宋太祖目擊心傷，故尊崇節義，敦厲名實。裒韓通，輕陶穀，足示意嚮。厥後范仲淹矯厲尙風節，胡安定、孫泰山行爲世法，以師道明正學，王禹偁、歐陽修以直言讜論倡於朝，於是風氣一變，士存正氣，以名節相高，廉恥相尙。及其末造，國事雖非，而勤王赴義者，觸處皆是，善俗作人之效，至此而愈睹矣！

（1）正大伉直

至道元年（九九五年），太宗以上元御樓觀燈，見京師繁盛，自謂太平。宰相呂蒙正避席對曰：「乘輿所在，士庶走集，故繁盛如此。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，饑寒而死者甚衆，願陛下親近以及遠，蒼生之幸也。」咸平五年（一〇〇二年），眞宗以上元御樓，見人物繁盛，自謂富庶，願與侍臣共舉一

觴。宰相李沆避席數回，訖不受酒。退謂同列曰：「天下庶事，尙多未理，人主豈得言治安！」太宗、真宗之時，宋治稱盛，而蒙正、李沆爲相，伉直正大，以格其盛滿之侈心。此賈誼積薪厝火之喻，亦禹、益陳謨之意也。真宗嘗問沆治道所宜先。沆對曰：「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，此爲最先！」真宗問其人，沆曰：「如梅詢、曾致堯之輩是矣。」一夕，真宗遣使持手詔，欲以劉美人爲貴妃，沆對使者引燭焚之。附奏曰：「但道臣以爲不可！」其議遂寢。凡此皆非臣子所敢言行於君主之前者，而沆言之行之，風力之大，可概見矣。真宗嘗謂沆曰：「人皆有密啓，卿獨無，何也？」對曰：「臣待罪宰相，公事則公言之，何用密啓！夫人有密啓者，非讒卽佞，臣嘗惡之，豈敢效尤！」此尤見其正大光明，故痛詆阿諛人主之小人如此也！

張詠儻有大志，尙氣節，嘗曰：「事君者，廉不言貧，勤不言苦，忠不言己効，公不言己能，斯可以事君矣。」其澹然名利，風骨凜然，誠宋之奇才也！詠之所至，以政績聞。尤以敦風俗，篤孝義爲本。在益州平流寇，富倉儲，恩威並著，蜀民畏而愛之。其立朝侃侃，尤著大節。方疾，上疏言：「不當造宮觀，竭天下之財，傷生民之命。此皆賊臣丁謂誑惑陛下，乞斬謂頭置國門以謝天下，然後斬臣之頭置丁氏之

門以謝謂。」「忠議之節，至死不渝，其風骨爲何如也？！」

真宗時，宮觀皆以輔臣爲使。王欽若方挾符瑞傳會真宗意，詔以王曾爲會靈觀使，曾以推王欽若。真宗不悅，謂曾曰：「大臣宜傳會國事，何據自異邪？」曾頓首曰：「君從諫謂明，臣盡忠謂義。陛下不知臣驚病，使待罪宰府，臣知義而已，不知異也！」時方附和欽若祥瑞以固寵，曾獨正言不受會靈觀使，詞直氣和，了無所懼，此之所謂大丈夫矣！曾在朝進止皆有常處，平居寡言笑，人莫敢干以私。蓋其正色危言，使人不敢窺覷，有如此者！真宗崩，丁謂與奄人雷允恭內外交結，欺幼主，惑太后，恃勢專恣，權傾中外，衆莫敢抗，禍端起矣。獨曾正色立朝，誅雷黜丁，然後朝廷清明，有開仁宗之政，曾誠中流砥柱也。

馬知節將家子，又能好學，慷慨以方略自任，所與善必一時豪傑。性直敢言，不肯少有卑屈。嘗與王欽若爭論真宗前，退見王旦，辭色猶怒甚。曰：「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，但恐驚動君相爾！」千載而下，聞其風者，猶敬畏其正直矣。

參知政事魯宗道，剛正嫉惡，遇事敢言。真宗書殿壁曰魯直。仁宗初，貴戚用事者憚之，（樞密使

曹利用恃權驕橫，宗道屢於仁宗前折之。天下目爲魚頭參政。因其姓且言骨鯁如魚頭也。其克供參政之職，已可概見。尤足述者，眞宗崩，仁宗卽位，章獻劉太后稱制時，羣臣多希合用事。太后臨朝問：「武后何如主？」宗道對曰：「唐之罪人也，幾危社稷！」后默然。有小臣請立劉氏七廟，后問諸輔臣，衆不敢對。宗道獨進曰：「若立劉氏七廟，如嗣君何！」乃止。后嘗與仁宗同幸慈孝寺，欲乘輦先行。宗道以夫死從子之義爭之，后遽命輦後乘輿。凡此陳言，誠足以銷大奸，弭大亂，而抑劉氏僭逼之心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，可謂社稷之臣矣！

趙抃剛介正直，仁宗時爲殿中侍御史，彈劾不避權倖，聲稱凜然。京師目爲鐵面御史。其言務欲朝廷別白君子小人，以爲小人雖有小過，當力遏而絕之；君子不幸註誤，當保全愛惜，以成就其德。蓋抃長厚清修，言論直諒而不激詭，抱負忠貞而不剛褊。故其風裁氣節，極非尋常所能及。觀其日所爲事，夜於露香以告於天；入蜀之日，一琴一鶴自隨。如此治心緊嚴，持身閑雅，宜其威望磅礴於天下也。

包拯立朝剛毅，貴戚宦官爲之斂手，聞者皆憚之，以其笑比黃河清。童稚婦女亦知其名。京師爲之語曰：「關節不到，有閻羅包老！」性峭直耿介，與人不苟合，不一毫妄取，平居無私書，故人親黨干

謁，一切絕之。其待人公平，律已嚴切如此。故至今千年，雖庸夫婦孺，猶頌「包龍圖」。則公之事業人品，所以炳烺千秋後世者，方屬興而未艾；更何怪當時王韶經略熙河，番酋乞賜包姓爲榮也。且拯爲政，推本忠厚，不尙苛刻，（按察使奏劾官吏多撫細故，務苛刻相高尙，吏不自安，拯於是請罷按察使。又上疏請去刻薄。）於嚴肅中寓和惠之意，豈察察爲明之徒哉！宜其清風亮節，名播萬代也！

范鎮在仁宗朝，因仁宗在位三十五年，未有繼嗣，又得暴疾，中外大小之臣無不寒心，莫敢先言者。鎮獨奮不顧死。章十九上，待命百餘日，鬚髮盡白。仁宗深知其忠。神宗時，論青苗之害，疏五上。王安石持其疏至手顫，及致仕，蘇軾賀曰：「身退而名益重。」鎮慨然曰：「君子言聽計從，消患於未聞，使天下陰受其福，無智名，無勇功。吾獨不得爲政，使天下受其害，而吾享其名，吾何心哉！」夫不顧一身之死，不計一己之名，奮然言人所不敢言，而惟以生民休戚爲念，其純德高節，巍然如此。宜史稱其「清白坦夷，篤於行義，口不言人之過，臨大節，決大義，色和而語壯，常欲繼之以死，雖在萬乘前無所屈」也。

陳禾上書劾童貫怙寵專權之罪，願亟竄之遠方。論奏未終，徽宗拂衣起，禾引其衣，請畢其說，衣

襟落。徽宗曰：「朕衣碎矣！」禾言：「陛下不惜碎衣，臣豈惜碎首以報陛下。此曹今日受富貴之利，陛下他日受危亡之禍。」言愈切。蓋禾性不苟合，立朝挺挺有風操，故引裾盡言，有諍臣之風焉。

(2) 大義精忠

(a) 一般之忠義

金人圍懷州時，知州霍安國捍禦不遺餘力。及城陷，尼瑪哈引安國以下問不降者爲誰，安國曰：「守臣安國也。」尼瑪哈令引於東北鄉望拜，亦不屈，乃殺之，一門無噍類。

汴京既破，金人逼欽宗及上皇易服，支部侍郎李若水抱欽宗而哭，詆金人爲狗輩。金人曳若水出擊，敗面，氣結仆地。若水在金營旬日，尼瑪哈召問立異姓狀，若水因罵爲劇賊，而不絕口。監軍搃破其唇，噴血，罵愈切，至以刃裂頸，斷食而死。故曰：靖康之禍，能仗義死節者，在內有李若水特立不屈，在外有霍安國挺然不臣也。

宗澤忠直好義，智勇兼備。靖康難起，願使北庭。兩河敵衝，屢戰克捷。及保守京師，力備守禦，才請高宗還汴，謀復二帝，躬冒矢石。以故中原豪傑，所在響應。金人畏之，呼爲宗爺爺。而汪伯彥、黃潛善嫉

忌而牽制之，致積憤發疽，大呼渡河而沒。忠義不伸，良可慨也！

岳飛忠義，出於天性，曉暢兵法，禦軍嚴明，以故所向有功。既平李成，（以數十萬之衆據江淮湖湘十餘郡）楊太（據洞庭，甚強悍）諸盜，復敗劉豫之師。內難既平，力圖恢復，郾城之捷，中原大震，方期痛飲黃龍，而秦檜主和班師，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！檜以飛不死，終梗和議，遂誣殺之。以忠受禍，嗚呼冤哉！

金再犯關，勤王之師，無有至者。張叔夜聞召，卽率子轉戰而前，以孤軍入衛。金人議立張邦昌，叔夜誓與國存亡，不肯署狀。及旣北還，道中惟時飲水，義不食其粟。至白溝，御者曰：「過河界矣！」乃矍然起，仰天大呼，扼吭而死。義澈始終，於國無憾矣！

汪立信忠義之懷，始終一貫。以論天下之勢，宜惜時以趨事功，不應玩歲以酣歌嘯傲，致忤賈似道，久遭廢斥。及元兵大舉伐宋，賈似道督軍，立信復受詔不辭，欣然就道。及事不可爲，乃置酒召賓僚與訣，手自爲表，起居三宮，與從子書，屬以家事。夜分乃起步庭中，慷慨悲歌，扼吭而卒。就節從容，何其俊偉若此也！

(b) 程門弟子之忠義

程門設教，以天下自任，議論褒貶，無所顧避；旌別善惡，使有勸恥。以故建炎中興，程氏弟子，莫不負國自任，砥柱中流。李綱（楊時師友之間）高宗卽位，首召爲相，修內治，整邊防，講軍政，力謀興復。以爲汪伯彥、黃潛善等所阻，居相位僅七十日，綱雖屢斥，忠誠不少貶。其忠君憂國，若赤子之慕其母矣。趙鼎（從邵伯溫游）張浚（從譙定游）中興名相，共圖興復。鼎主先固國本，後復敵仇，見忌秦檜，斥逐遠徙，至死猶自題其銘旌，有「氣作山河壯本朝」之語。張浚養正直之氣，初逃張邦昌之議，平苗、劉之亂，復攘勁敵，降劇盜，愛君憂國，始終不渝。

程門弟子，均成民衆喉舌，反抗惡勢力之領袖，反抗外族侵略之急先鋒：太學生陳東、高登（楊時門生）以羣小亂政，外患日深，伏闕上書，請誅國賊蔡京、王黼、童貫、李邦彥、白時中等，而罷汪伯彥、黃潛善，以用社稷之臣之李綱。請毋棄河北，請勿幸金陵，請治諸將不進兵之罪。無不義奮勃發，慷慨激切，軍民從之者數萬，搥壤登聞鼓，喧呼震天地，東竟遭構陷論死，與布衣歐陽澈從容就義，了無難色。劉安上（受業伊川）面奏蔡京罪狀數上，請斬京頭以謝天下，斬己頭以謝京，風骨峻峭，爲何如

也！晏敦復（學於伊川）鯁直無所顧避，秦檜倡屈許和之事，敦復與爭甚力，復廷爭之。許景衡（伊川浙東生）執政忠直，遇事敢言。燕山之役，力言童貫不可用，且列舉其罪數十條。楊時爲程門正宗，凡所論列，皆切世道。金圍太原，姚古擁兵不進，時上疏乞誅古以肅軍政。又言蔡京用事二十餘年，蠹政害民，幾危社稷，人所切齒。以及發兵反抗金人之馬伸（伊川弟子，金陷汴京立張邦昌，伸乞存趙氏，復嗣君位。又奏汪黃罪惡，致貶逼近敵人之濮州酒稅，死道中。）郭忠孝（伊川學生，斥和議，復條上戰守十餘事。金人犯永興，城陷，與經略唐重死焉。）尹焞（伊川學生）無一不出自程門，而反抗與金言和之十四人中，卽有十三人爲程門弟子——朱松、胡寅、胡甯、尹焞、呂本中、魏杞等。以故程門弟子，金人恨之最深，金兵所到之區，卽程學滅絕之地。（金兵先至直、魯，直、魯一支，僅馬伸有弟子，且皆南行。次到河南，謝良佐、呂希哲等，無不南逃。）是知程門弟子，質直弘毅，實體力行，才猷皆可經邦，風節皆可厲世，雖艱難險巇，而不負其所學也。

（c）亡國時節義之臣

教化者，國家之先務，廉恥者，士人之美節。時至五季，世衰俗敝，由來久矣。趙宋之興，太祖深知廉

恥喪亡之不可立國，首尙名節，以爲天下勸。自是名臣大師，無不尙風操，厲廉隅，士習既優，風氣以盛。以故亡國之日，忠義蜂起：

丞相文天祥、陸秀夫，將軍張世傑，通判趙昴、張日中，制置李庭芝、謝枋得，統制王安節，都統姜才，參政陳文龍，進士尹穀，太學生徐應鑣，無爲守趙淮，潮州守馬發，信州守唐震等，皆其彰著者。其他平時篤信好學，有事守死善道者，尙多有之，難容一一敘述於此也。

五 民懷忠義

三代以降，風俗粹美，東漢而外，首推趙宋。蓋宋爲君子之國，君臣上下，厲節以相交，懷義以相接，下之應上，猶影響也。積蘊既深，民氣自偉，其所由來者漸矣。

(1) 三河人心之戴宋

欽宗時，張所以蠟書冒圍，募河北兵。士民得書喜曰：「朝廷棄我，猶有一張察院能拔而用之。」應募者十七萬人。由是所聲振河北。高宗卽位，遣所按視陵寢。所還，上言曰：「河東、河北，天下之根本。

昨者誤用奸臣之謀，始割三鎮，繼割兩河，其民怨入骨髓，至今無不扼腕。若因而用之，則可藉以守；否則兩河民無所繫望，陛下之事去矣！且請高宗亟還京城，以慰安人心，而繫四海之望！

高宗初立，李綱兼御營使，以料理河東、河北爲急務。言：「兩路國之屏蔽，料理稍就，然後中原可保，而東南可安。今兩路士兵民將，皆推豪傑，以爲首領，多者數萬，少者不下萬人。朝廷置司遣使以撫慰之，則其忠義之心，可資爲禦敵之力。」又言：「西北之民，皆陛下赤子，荷祖宗涵養之深，其心未嘗忘宋。特制於強敵，而不能以自歸，天威震驚，必有結納來歸，願爲內應者！」

張慤知樞密院事，建言：「三河之民，怨敵深入骨髓，恨不殲殄其類，以報國家之仇。請因唐人澤潞步兵雄邊子弟遺意，募民聯以什伍，而寓兵於農，使合兵抗敵。」

宗澤，中興名將，其圖恢復，據形勢立堅壁，爲連珠砦，連結河東、河北山水砦忠義民兵。於是陝西京東西諸路人馬，咸願聽澤節制。執政請下令禁止山東羣盜勤王，澤疏言：「今河東西不從敵國，而保山砦者，不知其幾。諸處節義之夫，自黥其面，而爭先救駕者，復不知其幾。此詔一出，臣恐草澤之士，一旦解體，倉卒有急，誰復有願效義之心哉！」又疏言：「河東、河北，山砦義民，引領舉踵，日望官兵之

至丁進數十萬衆，願守護京城。李成願扈從還闕，卽渡河勦敵。楊進等兵百萬，亦願渡河，同致死力！」
宋自靖康受禍，建炎中興，張所、李綱、張愨、宗澤等皆奮然而爲收復之計，僉以三河爲汴京屏藩，國家根本，其間忠義士民，聚兵自守，擁樹豪傑，以爲領袖，莫不引領南望，以應王師。故主撫而用之，則士民之氣，不戰自倍，中原之地，可漸復也。其後岳飛用兵河南，兩河豪傑李通、胡清、李寶等舉衆來歸，金人動息，山川險要，一時皆得其實，盡破相澤、潞、晉、絳、汾、隰之境，皆期日興兵，與官軍會，其所揭旗以岳爲號。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，載糗糧以餽義軍，頂盆焚香迎候者，充滿道路，自燕以南，金號令不行。蓋中原地雖割之於金，而人心猶戴乎宋，故簞食壺漿，以迎王師。國之所恃者唯人心，乘其銳而用之，誠可直抵黃龍也。乃高宗逡巡畏縮，復爲汪伯彥、黃潛善、秦檜所沮，於是鴻猷擯遏，民氣亦銷，而宋偏安江左矣，可勝歎哉！

(2) 舉國人民之忠宋

宗澤上疏言：「開封物價市肆，漸同平時。將士農民商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，莫不願陛下亟歸京師，以慰人心！」又疏言：「自敵圍京城，忠義之士，憤激爭奮，廣之東西，溯之南北，福建、江、淮，越數千

里，爭先勤王。」高宗如其奮發有遠略，亟還京師，撫而用之，中興之業，可立啓也。

(3) 誓志恢復之義士

宿遷人魏勝多智勇，應募爲弓箭手，居山陽。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，勝躍曰：「此其時也，聚義士三百，北渡淮，取漣水軍，宣布朝廷德意，不殺一人，金知海州事張文富遣兵捕勝，勝擊走之，追至城下，破城擒文富，民安堵如故。勝遣人諭朐山、懷仁、沐陽、東海諸縣，皆定之。勝益募忠義士以圖收復，遠近聞之響應。金遣將取海州，勝大敗之，軍聲益振。山東之民咸欲來附。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。蓋自金有中原，人神共憤，魏勝奮義恢復，忠義響應，遂取海州，匹夫而克燕此，非明國家大義不能也！馴至孝宗之時，諸將以和議之故，皆無戰心；勝獨始終不渝厥志，拒金戰於淮陽，至力絕死敵，孤忠甚矣！

高平人王友直，志恢中原，聞金主亮渝盟，乃結豪傑勤王，進攻大名，克之，撫定衆庶，諭以紹興年號，遣人入朝奏事。友直無官守之責，而乘時崛起，義復中原，甫克大名，卽遣使覲見，心存忠義，爲何如也！

(4) 義憤起兵之匹夫

湖州人潘壬與其從兄甫，弟丙，以史彌遠廢立不平，起兵爲濟王竑復仇，欲誅彌遠，至殺身而不悔。壬本匹夫，無官守，冒責，特激於中心，憤義而起兵誅奸，真千古快心事也。

六 家積餘慶

風化之美，家道之隆，三代以下，莫宋若也！太祖、太宗以忠孝仁義勵天下，士大夫又爭以名節相高，風義自矢，皆所以導世之具，而風化之本原也。以故政美於上，教化於下，世道家風，實有過於前代焉。

(1) 義門同居

南朝之陳，建國本僅三十三載，而其宜都王叔明一支，獨歷隋、唐、五季以至趙宋，其裔陳兢，九世同居。長幼凡七百口，上下姻睦，人無間言。是其訓教之有方，治理之有道，故能合數十百人爲一心，經數十百年如一日，和氣致祥，光前裕後如此也！而太祖免其徭役，太宗貸之以粟，尤得風勸之道矣。

李昉爲相，修明庶政，深爲太宗所倚任。子四人：宗訥、宗誨、宗諤、宗諒。宗誨，右贊善大夫；宗諒，主賓客員外郎。初，昉居三館兩制之職，宗諤不數年，皆踐其地。風流儒雅，藏書萬卷。內行淳至，事繼母符氏以孝聞。二兄早世，奉嫂字孤，恩禮兼盡。與弟宗諒，友愛尤至。宗族頗多，長幼雍睦。子昭遙、昭述，述遷尙書右丞。李氏居京城北崇慶里，凡七世不異爨，至述稍自豐殖，爲族人所望，然家法亦不墮。從子昭邁累遷尙書，性和易，不忤物，亦能守家法。故曰：宋初將相家，能以聲名自立，不墮門閥，唯昉與曹彬家爾。

金溪陸賀，以學行爲里人所宗，嘗探司馬氏冠昏喪祭儀行於家。子九齡、九韶、九淵。其家累世義居，一人最長者爲家長，一家之事聽命焉。歲遷子弟分任家事，凡田疇、租稅、出租、庖爨、賓客之事，各有主者。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，晨興，家長會衆子弟謁先祠畢，擊鼓誦其辭，使列聽之。子弟有過，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；不改，則撻之。終不改，度不能容，則言之官府，屏之遠方焉。治家之法如此，以故閭門百口男女，以班各供其職，閨門之內，嚴若朝廷。而忠敬樂易，鄉人化之，皆遜弟焉。九齡與弟九淵，相爲師友，和而不同，學者號爲二陸。然兄弟三人，皆學行淵粹，爲學務窮本原則一也。

裘承詢，越州會稽人，居雲門山前，十九世無異爨，子弟習弦誦。鄉里稱其敦睦，州以聞，詔旌其門。

間。

信州李琳十五世同居，具州田祚，京兆惠從順，保定軍孫浦，襄州常元紹，蔡州王美，解州董孝章，並十世同居，皆賜詔旌表門閭。

許詐，江州德化人，八世同居，長幼七百八十一口，太宗旌其門閭，並詔歲貸米千斛。廬州趙廣，慎安軍鄭彥圭，信州俞篤八世同居，皆賜詔旌表門閭。

方綱，池州青陽人，八世同居，家屬七百口，居室六百區，每日鳴鼓會食，嘗出稻五千筭，賑貸貧民。眞宗詔旌其門。以其同居四百年，詔蠲其戶雜科。又有莫州高珪，永定軍朱仁貴，潞州邢濬，相州趙祚八世同居，均詔加旌表。

(2) 忠孝之門

种放隱居終南山，以講習爲業，從學者衆，得束脩以養母，母亦樂道，薄滋味。眞宗以張齊賢奏放孝行純至，簡樸退靜，乃下詔召之，以厲風俗。兄子世衡，少尙氣節，以放蔭補將，受知於范仲淹，立功青澗。撫循士卒，威動羌夏。世衡子古諤，診皆有將材，明達孝義，關中號曰三種。孫師道，師中，老成持重，爲

世名將，名震天下。師道以勤王卒軍，師中以戰死報國，兄弟忠義，种氏世有奇才矣！

呂端爲相，器量寬恕，持重而知大體。當世急務，軍國大猷，皆敷陳無隱。雖屢經擯退，未嘗以得失介懷。子藩、荀，皆至國子博士，蔚至太子中舍。孫晦爲名諫議，三居言職，皆以彈奏大臣而去。至死猶以天下事勉司馬光，惓惓之忠，生死不貳。誨子由誠，剛正有家法。靖康時，知夔慶府，晝夜爲備，厲以忠義，金人欲生降之，由誠不屈，與其家四十口皆死難，是真忠義傳家矣！

范仲淹具先憂後樂之志，以天下爲己任，其佐宋皆聖賢事業，勳德燦然，一代模範宰相也。性至孝而尚節儉，妻子衣食僅能自充。然好施予，置義莊里中，以贍族人。四子純祐、純仁、純禮、純粹。純祐尚節行，事父母孝，未嘗違左右。仲淹嘗謂諸子：純仁得其忠，純禮得其靜，純粹得其略。純仁尤有父風，自爲布衣至宰相，廉儉如一，所得俸賜，皆以廣義莊。子正、正思，學行均高，以議父行狀事，爭就下獄。更是無忝祖德，忠義一門矣。

蘇軾與弟轍，師父洵爲文，嘉祐間父子三人皆至京師，聲名大熾。士大夫爭傳其文，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爲文章。兄弟二人，進退出處，無不相同，患難之中，友愛彌篤，無少怨尤，近古罕見。軾三子邁、迨、迥，

過，俱善爲文，過稱小坡，蓋以軾爲大坡也。轍每稱過孝，以訓宗族。族孫元老，軾喜其爲學有功，轍亦愛獎之，學術議論，頗倣軾轍，亦蘇氏之秀也。

張浚之學甚正，故能於士大夫倡和議之時，正人心，拯遺黎，經略關陝，力圖恢復。子二人，栻、枅。栻幼受仁義忠實之庭訓，以故立心平易，處事忠直，對君則犯顏直諫，治民則正俗明倫。病且死，猶手疏勸孝宗親君子，遠小人，信任防一己之私，好惡公天下之理。大本卓然，宜天下傳誦之不置。栻天分高爽，吏材敏給，所至以治辨稱。南渡以來，論尹京者，以栻爲首。栻子忠恕，植立名節，不墮家聲。魏了翁許其拳拳體國似祖浚，撥繁劇劇似父栻，歛華就實則有志乎義理之學，嘗聞乎伯父枅之教矣。

趙善應孝於父母，友于兄弟，稱篤行之古君子。子丞相汝愚，於孝宗崩，光宗疾，不能執喪，天下洶洶，獨奮不顧身，收召明德之士，以輔寧宗之新政，其功至偉。聚族而居，所得廩賜，悉分與之，恩意均洽，人無間言。長子崇憲能守家法，天性篤孝，所至有惠政，可謂忠孝一門矣。

(3) 福澤綿延

曹彬，爲宋良將第一，在朝未嘗忤旨，亦未嘗言人過失。征蜀、囊中惟圖書衣衾，克金陵，兵不血刃。

位兼將相，不以等威自異。居官俸入，給宗族無餘積。清介廉謹，仁敬和厚。子璨、瑋、琮，能自奮厲，以世其家，皆有父風，而爲名將。孫輩亦能樹立，享富貴，而慈聖光憲尤稱聖后。是其忠厚傳家，故能福澤綿延，蔭於子孫若此也。

呂蒙正太平興國二年擢進士第一，居相位，質厚寬簡，以正道自持，有重望。子從簡爲國子博士，惟簡太子中舍，承簡司門員外郎，行簡比部員外郎，務簡亦國子博士，居簡殿中丞，知簡太子右贊善大夫。蒙正弟蒙休，咸平進士，蒙亨舉進士高第，爲光祿寺丞。蒙龔虞部員外郎，蒙周淳化進士。蒙亨子，卽夷簡也，次子宗簡，亦進士及第。夷簡當國柄最久，深謀遠慮，有古大臣之度，爲世名相。子公綽，侍讀學士。公弼，甚似其父，觀文學士，後知太原府。夏人圍麟州，以公弼堅守，得不陷。公孺，刑部侍郎。公著，位至宰相，以司空平章軍國事，一切持平，以應天下之務。宋興以來，宰相以三公平章重事者四人，而公著與父居其二，士豔其榮。公著子希哲、希純，亦能世濟其美。希哲子好問，除尙書右丞相。好問子本中，揆中、弼中、用中、忱中，孫祖謙、祖護、祖儉。謙除著作郎，兼國史院編修官，其學本之家庭，有中原文獻之傳。祖儉受業祖謙，大府寺丞，上書訟趙汝愚之忠，並論朱熹、彭龜年不當罪斥，語侵韓侂冑，被貶韶州。

儉從弟祖秦，無官守言責，以布衣上書，請誅侂冑。欽州之竄，慷慨受杖。於是呂氏一門，不僅世家之盛，時所未有，而兄弟忠義齊名，尤足光哉！

王化基在中書，寬厚有容，喜愠不形，有長者之稱。不以蔭補諸子官，然善教訓。故其子舉正、舉直、舉善、舉元，皆有所立。舉正之踐臺佐，得風憲體。舉元任職邊郡，有持重之稱。元子詔，詔子璘，父子並尹兩京，克光前烈，人以爲榮。何王氏子孫之多賢也！

宋與金和，洪皓出使留北者十五年，不堪其苦。金人啗以美官，略不動心。身在虜廷，而心在宋室，常以大仇未復爲恥。及其全節歸宋，又以忤秦檜被黜，竄死袁州，何其厄哉！然皓三子，适、遵、邁，相繼登詞科，躋貴顯，皆以文章名天下。适爲宰相，遵終資政殿學士，邁終端明殿學士。兄弟鼎立，子孫森然。（适子九人：槐、秘、彬、楷、楨、楹、栢）宋世備福，鮮有及之者。

第三章 宋治衰亡

姑息因循，

繁密狷狹。

一 衰亡述略

宋以忠厚開國，故其繼體之君，賢者仁慈，不肖者柔懦，姑息苟安，求其英明奮發，不多得也。宋以擁立而代周，取之既易，防之自嚴。故其爲政，舉綱張目，繁委周密。一時臣下，莫不循禮守分，墨循成規，不達權變；求其果毅趺弛之士，不易見也。宋初獎名節，厲廉隅，大臣以是耿介自持，謇諤自負，往往遂性狷忿，不肯從人，以至過中失正，不顧大體；求其廣大以容人之異己者，不常有也。嗚呼，此宋所以與外患相終始，首辱遼、夏，繼危於金，終亡於元，爲其衰滅之故歟？

二 太祖之英明豁達

宋太祖英文睿武，容貌岸偉，器度豁如。故起介冑之中，首定大業。然以宋之國威不振，國土不張，乃有懲羹吹蠶，疑及太祖亦欠英明豁達者，茲且述之：

(1) 太祖之英武

(a) 太祖之佐征創業

太祖英武夙著，少學騎射，輒出人上。嘗試惡馬，不施銜勒，馬逸上城斜道，額觸門楣，墜地，人以爲首必碎。太祖徐起，更追馬騰上，一無所傷。及入周，北漢來寇，世宗自將與漢戰於高平。將合指揮樊愛能等先遁，軍危。太祖謂同列曰：「主危如此，吾屬何得不致死！」於是身先士卒，馳犯其鋒，漢兵大潰。乘勝攻河東城，焚其門。宜張永德稱其智勇也！南唐皇甫暉、姚鳳衆號十五萬，塞清流關，太祖倍道襲之，皇甫暉等驚走，追至滁州城下。暉曰：「人各爲其主，願成列以決勝負。」太祖笑而許之。暉整陣出，太祖擁馬項直入，手刃暉中腦，並姚鳳擒之。蓋周世宗征伐，太祖實任先鋒之寄，笑許敵將成列而擒

殺之，宜其威名日盛也。韓令坤平揚州，南唐來援，令坤議退。世宗命太祖率兵二千趨六合，太祖下令曰：「揚州兵敢有過六合者，斷其足！」令坤始固守。唐兵趣六合，太祖奮擊大破之，斬首萬餘級。於是唐之精卒盡矣！是役也，將士有不盡力者，太祖陽爲督戰，以劍斫其皮笠。明日遍閱其笠，笠有劍跡者數十人，皆斬之。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。太祖豈僅雄烈過人，抑亦謀略技巧矣！太祖從征壽春，拔連珠砦，遂下壽州，從征泗豪爲前鋒。時南唐砦於十八里灘，世宗方議以橐駝濟師，而太祖獨躍馬截流，遂破其砦而下泗州。由是太祖威名大爲唐主所畏。世宗北征，太祖爲水陸都部署，及莫州，先至瓦橋關，降其守將姚內斌，戰却數千騎，關南平。此皆太祖佐周從征不世之功也！及太祖創宋，更躬冒矢石，履行陣而不避。親征李筠，而澤潞平；親征李重進，而淮南定。所謂躬御戎輅，親開太平者也！〔注〕

〔注〕 羅貫中寫太宗英武之龍虎風雲令：「四海爲家，寸心不把名牽挂，待時運通達，我一笑安天下！」又：「見如今奸雄爭霸，漫漫四海起黃沙，遞相吞併，各舉征伐……我只待縱橫海內，遊覽天涯！」其微時語言之間，已大異於尋常。「一笑安天下，」「縱橫海內，遊覽天涯，」是何等口氣！何等抱負！劇中載太祖不但拳棒精通，且深諳韜略，遣兵布陣，

極合古代名將之兵法。如：「我命將憑三略，按兵行六韜，右白虎左按青龍，後玄武前依朱雀。」太祖神武天縱，爲我國有史以來不世出之英主也。

(b) 太祖之善將安邊

世稱漢高善將將，不知宋太祖尤善將將。當時四郊未甯，邊寇滋事，幸太祖馭將極得其宜。太祖知關南非李漢超不可治，而民訟其強娶其女，不償其錢，太祖責其人而遣之，而密諭漢超返還其女，並所貸。由是漢超感泣，修理軍政，吏民愛之。是太祖善於調處，民將兩安之效也！郭進爲洛州防禦使，禁明令嚴，御下肅毅，軍校訴其不法，太祖詰知其情，送進令殺之。是誠善安邊將之心者，故可責其成功也。秦再雄、土司之豪，特爲蠻人所服，太祖擢爲刺史，自是荆湘無復邊患。（荆湘包山阻湖，蠻酋分據，恃險負固，時出鈔寇。）用其才而治其地，因其豪而制其人，是乃上承諸葛之馭孟獲，下爲明代土司之權輿，安邊之上策也。董遵誨目不知書，嘗侮太祖，部下且訴其不法，太祖一不介懷，仍加優賜，用爲通遠軍，以當西夏，而夷落以定。大量御將，是誠創業之英主也！〔注〕

且太祖御將，勸懲黜陟，皆得其當。曹彬秋毫無犯，賞之；王全斌等貪酷，罪之。漢高以不吝爵賞，稱

善將將，終以濫賞難繼而啓殺將之心。唯太祖賞賜有節，（曹彬下江南之功至大，太祖賜錢數萬而斬一使相。蓋品位已極，他日有功，何賞以繼？）故終其世而無叛將也。

〔注〕 史稱太祖注意於謀將：命趙贊屯延州，姚內斌守慶州，董遵誨守環州，王彥昇守原州，馮繼業鎮靈武，備西夏得人。李漢超屯關南，馬仁瑀守瀛州，韓令坤鎮常山，賀維忠守易州，何繼筠鎮棣州，拒北敵得人。郭進控西山，武守琪戍晉州，李謙溥守隰州，李繼勳鎮昭義，禦太原得人。其家族在京師者，撫之甚厚，郡中筭權之利悉與之。令召募驍勇，以爲爪牙。凡軍中事，許從便宜。每來朝必召對命坐，賜以飲食，錫賚殊異。由是邊臣皆富於財，得以養募死力，使爲間諜，洞知番情。每入寇必預爲之備，多致克捷。自此累年無西北之虞，得以盡力東南，取荆、湖、川、廣、吳、楚之地。

（2）太祖之豁達權變

（a）太祖之大度

太祖道德純粹，質任自然。其從周世宗征伐，滁州之役，皇甫暉乞容成列，太祖笑而許之。暉整衆而出，太祖擊擒之，遂克滁州。時太祖威名日盛，每臨陣，必以繁纓飾馬，鎧杖鮮明。或曰：「如此則爲敵所識。」太祖曰：「吾固欲其識之耳。」夫兵不厭詐，正宜因事設奇，誘敵制勝；而太祖却磊磊落落，正

大光明，其施爲氣象，已高出前古，宜其崛起介冑，興建大業也！

趙普屢以微時所不足者言於太祖。太祖曰：「若塵埃中可識天子宰相，則人皆物色之矣。」包含荒穢者若此，宜趙普爲之愧服，不敢復言矣。且普剛毅強勁，進諫每多訐直，而太祖一一納之，從無觸鱗取忤之慮，非大度有容，普得免於罪幸矣，豈肯採其說而行之歟！

太祖料契丹必由鎮定救太原，命何繼筠領精兵越石嶺關拒之，而授以方略，大敗之。此與魏武（曹操）之定合肥，命樂進守城，張遼出戰，大敗敵兵，如出一轍。而魏武却矜己善於料敵，太祖則歸功繼筠。其盛德大度，所謂「帝王自有真」也！

南唐欲間宋之君臣，以銀五萬遺趙普，普白太祖。太祖以爲大國之體，不可自爲削弱，命普受之。而於常數之外，密賚白金以遺普。於是唐之君臣盡皆震服，而敬太祖之偉度。太祖幸講武池，賜劉銀卮酒，銀疑有毒而不敢飲。太祖笑曰：「朕推赤心置人腹中，安有此事。」命取銀酒自飲，別酌以賜銀。銀大慚謝。蓋太祖恢廓大度，量容宇宙，故能興建大業，削平禍難，使漢唐之主慚服，天下萬物各得其所也！觀太祖遣將命帥，征討四方，一則：「叮嚀諸將，毋得侵暴。」再則囑以「吾當救此一方。」及凱

旋告捷，又哀攻城之際，必有橫罹禍害者。是誠天地同量，覆載無所不徧也！

至數爲微行，一任有天命者之爲天下主而不之禁；遵母教不以天下私其子而授其弟，（自來富貴逼人，帝王之家，以爭位而骨肉相殘者，不知凡幾。）是乃德量巍巍，有天下而不與焉者。朱文公稱太祖正大光明，直與堯舜之心合，誠哉是言也！（參閱第一章心公志潔厚待亡國）

（b）太祖之權變

太祖達於權變，恩威並著。既以忠恕開國，厚待亡國之君臣；而於奸佞秉政，南漢宦官之龔澄樞、李托等則誅殺之。（先是潘美已戮南漢宦者百餘人。）太祖用刑，務從寬簡，惟賊吏棄市，一切不赦。如郭玘、陳郾、石延祚、桑進興等，數百汚吏，悉加顯戮，不少顧惜。太祖鑑於五季武人專橫，既釋宿衛兵柄，復罷節鎮軍權；又以四郊未寧，乃優遇邊將，一切假以便宜。處決不拘，各隨其宜，宜其首創大業，軍政與吏治交修也！

（3）無一能似太祖者

（a）諸侯羣臣無如太祖

宋得天下，與漢、唐之歷經百戰，戎馬征討異。所謂陳橋兵變，黃袍加身，雍容委蛇，而登帝位者，所平四方，亦不過高繼冲之暴斂，周保權之幼弱，孟昶之奢侈，劉鋹之淫虐，李煜昏庸之徒耳！是當時諸侯，無一能如太祖者矣！

其佐宋開國，並無奇偉傑出之士，不過周之舊僚，守常儉安，苟且富貴者流。（五季羣臣，委隨成習。馮道、張全義，阿諛取容，反爲世人所尊尙。周世宗命羣臣著開邊策，除王朴有謀能斷外，——卽爲宋取天下之所本——極少可取者。）文臣如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溥，因循簡默，爲相無所表異，固無論矣！趙普以謀國元勳，亦且患得患失。（普既背周附宋，及太宗問以傳國之事，又棄金匱之盟，而言豈容再誤！實屬逢君獻媚之至。）因循苟安。（太祖與普計下太原，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，問普進取之策，普均勸沮之。）武臣如石守信、王審琦、高懷德，碌碌無能而無統御之才，固無論矣！（趙普於太祖議奪方鎮之權曰：「諸臣碌碌，皆非統御才，脫軍伍有變，彼何得自由。」）曹彬爲第一名將，亦僅伐虜弱之江南，得遂其成；以伐契丹，則有歧溝之敗矣！（注）故張溥謂：「當時將相，夾輔新主，號稱從龍，必有殷才元德，卓犖其間，顧自今斷之，一無聞焉！」（歷代史論）以此而比漢之三傑，唐之十八學

士，有取天下之才，治天下之略者，不及遠甚矣！開國功勳，有關一代之盛衰者至大，宋初諸臣卑劣若此，國運幾何其不衰弱也！

〔注〕曹彬、潘美此數人，皆爲宋削平割據，以統一天下之名將也，然而其效可睹矣。劉鋹之虐也，孟昶之荒也，李煜之靡也，雖於乍安而盡弛其備，兵一臨之，而如春冰之頓釋。河東差可自固，太宗親御六軍，而僅克之。則諸將之能，可概知矣。張齊賢曰：「擇卒不如擇將。」諸將之不足職也，夫人而知之矣。（王船山宋論）

（b）繼君不如太祖

趙宋繼代之君，優者仁慈，劣者柔弱。太宗沈謀英斷，以爲國家其所興，太平其所啓。（太祖歿不踰年，太宗卽改元太平興國，以自表異）然揆諸實際，太祖尤爲開國創業之君，太宗實爲基禍釀衰之主。太宗藉太祖初定之威，躬履行陣，可謂英武。然伐北漢，雖幸成功；伐契丹，既有高粱河之敗，復有岐溝關之恥。蓋「太宗中主，其下又皆庸才」（王敬所語）宜其不能得志者若此！由是君臣噤若寒蟬，不敢復言契丹事，幽燕不復終宋不振矣！李繼棒、李繼遷，反覆無常之虜，固不肯屈服於宋者，太宗處之，不以其道，徒以官爵縻之。遂使其兄弟連橫，朝廷用師無復虛日。故遺子孫西顧之憂者，太宗

也。太宗以宦者王繼恩爲兩川招恩使，不僅見當時之乏將才，且啓童貫、梁師成擅權之端倪。馴至太宗不豫，繼恩竟忌太子（眞宗）英明，謀立楚王元佐。苟非呂端足制其奸，已動搖國本矣！郭進鎮西邊二十年，能戰能守，宋之干城。護軍田欽祚逼而殺之，太宗不加以罪。楊業老於邊事，爲契丹所深畏，號楊無敵。護軍王侁激而殺之，太宗不加顯戮。甚至曹彬忠厚廉謹，元勳重望，太宗以弭德超之誣，遽信罷之。宋方治平，法紀猶復如此，況復衰亂之時乎！總而觀之，太宗之爲基禍釀衰之主，其信然矣！

太祖遵母后之命，行堯舜之事，傳位太宗，略無疑沮。及太宗卽位，欺心遽生。一聞軍中有謀立德昭之語，遂深忌之，使昭慚憤自殺。又惑奸言，屢貶秦王廷美，以至幽卒。一弟一姪，皆不能容。甚至長子楚王元佐因秦王之死，而被廢黜。太子皇侃（眞宗）正位東宮，都人踴躍，太宗亦怫然不悅，向使寇準不進忠言，太宗父子之間，可設想乎！觀太祖嘗曰：「有天命者，任汝爲之，不汝禁也。」居心之公，豈太宗所能夢及萬一乎！宋后之於太宗，居家則嫂，在國則后，然后崩，太宗待之甚薄。（羣臣不成服，權殯普濟佛舍，則未死時，待之想亦不厚。）是太祖於太宗，無所不厚，太宗於太祖，無所不刻。總之，太宗於母則不孝，於君則不忠，於兄則不弟，於嫂則不義，於弟則不友，於子則不慈矣！且太祖命將遣師，觸

意以愛民爲本。太宗既下太原，乃焚毀其廬舍，致老幼趨城門不及，焚死者甚衆。嗚呼，太祖仁人，太宗忍人矣。

太祖欲循周漢故事，遷都長安，以據山河之勝。而太宗（時爲晉王）以爲非便，妄言在德不在險，苟安因循，力加勸阻，致宋居於無所憑倚，四戰之地，開封，金師之來，勢如席卷矣！張齊賢，偶儻英偉，太祖簡拔以遺太宗。代州之戰，齊賢止以廂軍二千，大敗契丹（副部署盧漢賓畏懦保壁以自固）之師。若使久任邊防，必將大樹功勳。而太宗不能盡其所長，（王船山謂太宗於將無所擇，不能用齊賢，僅任謹醇自持之曹彬，畏縮不前之潘美）致燕雲不復，西夏患深，誠可歎也！此陳亮淳熙中上書，痛陳太祖經畫天下之略，太宗已不能盡用。若「以太祖之雄才大略，使之享國長久，（太祖在位十七年，年僅五十）則必不都汴，必不和遼，必不容趙保吉竊據西陲，亦必無高粱河、歧溝關之敗。揆文奮武，各極其盛，宋之爲宋，當有度越漢唐者，惜乎天不假之以年也！太宗之德之才，望其兄之肩背，且不可得，烏可以同年而語哉！」（沙張白讀史大略）

然或謂太祖施爲，損益輕重，多過其正。如罷功臣典兵，以文臣知州事等，亦緣革除五季以來之

積弊，不得不出於此，要在繼之者以善變爲善守耳！故陳亮上疏言太祖經畫天下之大指，猶可恃以長久，苟推其意而變通之，則恢復不足爲矣！乃自太祖之後，狃於積習，因循守分，毫不知變；至神宗奮然矯之，而所用非人，變不以道，宋其衰矣！（神宗時爲宋一代盛衰之樞紐，由此而上，則爲英宗、仁宗、真宗、太宗、太祖，由此而下，則爲哲宗、徽宗、欽宗，以至南渡。）是豈太祖之過哉！

三 因循姑息

宋以忠厚開國，以仁恕傳家，孝宗所謂「我朝自有家法，遠過漢、唐」者也！然而其弊失於弱，優柔守文則有餘，撥亂反正則不足。於是安土重遷，儉安苟幸，姑息弛刑，弱勢浸淫，宋其底於亡矣！

（1）安土重遷

一國國都之所在，有關一代之盛衰者至大。蓋此自然地理之形勢，實與政治人文相表裏，所謂立國百年之大計，不容稍形玩忽者也！北宋不都洛陽，不都關中，而安土於四戰之開封，北宋以亡矣！南宋不都建康，不都武昌，而作廟於一隅之臨安（杭州），南宋以滅矣！茲且述之：

(a) 不都關中

契丹自唐以還，得志於中國者屢，益以北漢與之相犄角，斯乃宋人之大患。汴京逼近契丹，曠野平原，無險可倚，故太祖欲留洛陽，終遷長安，據山河之勝，居建瓴之勢，（又置封樁庫以厚蓄財力，擊講武池以訓練武備。）下兵大同，進窺幽燕，循周、漢故事以安天下。英明睿武，其謀至深，其計至偉！然羣臣咸加勸阻，晉王光義（太宗）尤力言其不便，妄襲「在德不在險」之腐說，堅請還汴。太祖因歎「不出百年，天下民力必殫」，其識鑑超人遠矣！若非晉王與羣臣之苟安目前，則中原必不至淪沒，二帝必不至蒙塵，國家必不至南渡！彼漢、唐之都關陝，扼天下之吭，據四塞之固，固亦不能長治永安，然國勢終幸常尊，不若宋之一遭潰敗，遂至不可收拾也！（注）南渡之初，張浚知天下之勢，言中興當自關陝始，而高宗因循畏避，致遭「不向關中興事業，却來江上泛漁舟」之指斥，宜其恢復無成也！

〔注〕漢初都洛陽，裏敬爲言關中之形勢，張良復指陳之，高祖猶嫌其殘破，蕭何又大建宮室，都長安之心始定。是漢

高之都長安，實因羣臣屢言其便。卽此一端，已知漢臣之賢於宋者遠矣！

(b) 不都洛陽

仁宗時，韓琦、范仲淹名盛一時，朝廷倚以爲重，天下稱爲「韓范」。然論建都事，范仲淹以爲「洛陽險阻，而汴爲四戰之地，太平宜居汴，有事必居洛」。仁宗以問呂夷簡，夷簡曰：「仲淹迂闊，務名無實。」韓琦條所宜先行者七事，「營洛邑」卽居其一。（七事：清政本、念邊計、擢材器、備河北、固河東、收民心、營洛邑）仁宗雖嘉納之，亦未付諸實行。夫洛邑北帶黃河，南控羣山，東扼虎牢，西鎖函谷，形勢至爲險要。使仁宗時卽都於此，則金兵南來，竭力固守，猶有形勢可據，不至如汴之一無憑倚，致敵長驅直入也！

(c) 不都建康

中興必先定計，定計必先建都，建都擇地，必先設險。高宗時，張浚奏：「東南形勢，莫重於建康，實爲中興根本。且使人主居此，北望中原，當懷憤惕，不敢暇逸。而臨安偏在一隅，內則易生安肆，外則不足以號召遠近，繫中原之心。請臨建康，撫三軍，以圖恢復。」會諜報劉豫將南寇，趙鼎議幸平江，高宗從之，遂命秦檜爲行營留守。建康龍蟠虎踞，東南重鎮，撫形勝以臨四方，力圖興復，何向不克！張浚所

請，其見甚是。無如高宗方幸一旦之無事，苟安畏縮，以專主割江言和，庸愚齷齪之秦檜爲留守，國事尙可爲耶！其後張守言建康自六朝爲帝王之都，氣象雄偉。願少安於此，以繫中原之心。趙鼎不可，始定都臨安。由是僻處海隅，苟安之意愈見矣！

(d) 不都武昌

高宗駐驛杭州，卽州爲行宮。和州防禦使馬擴應詔上書言：「武昌襟帶荆湖，控引川廣，招集義兵，屯布上流，扼據形勢，」宜都守之。是誠切於事機之言也。奈高宗恬墮猥儒，儉安忍恥，而無憤悱自強之意，坐失事機，惜哉！

孝宗時，陳亮上疏力陳國家立國之本末，而開當時大有爲之略，大抵以爲「錢塘地勢下於西湖，其城可灌，而風俗華靡，不足以張形勢而事恢復。若開墾荆襄，（胡寅亦請都荆襄，以定根本。）則東通吳會，西連巴蜀，南極湖湘，北控關洛，左右伸縮，皆足以爲進取之機。且光武中興，多南陽故人。孔明輔先主，荆楚之士從之如雲。而周瑜、魯肅、呂蒙、陸遜、陸抗、鄧艾、羊祜皆以其地顯名。故請移都建業，而作行宮於武昌，則國家之勢成。」蓋據錢塘浮侈之隅，以圖恢復，則非其地；用東南華靡習安之衆，

以行進取，則非其人。書奏，孝宗雖爲震動，欲擢用之，然爲大臣所交沮。孝宗誓志恢復，任用賢良，爲南宋唯一有爲之賢君，而亦不納遷都之言。是知苟安成風，賢者不拔，宜終其世，圖強有心，恢復無望也！

(2) 偷安苟幸

宋太祖以天縱之資，具英武之略，故能削平禍亂，統一八荒。然北有遼，西有夏，正欲乘此創業，興盛之時，滅此二虜。而在廷羣臣，唯思目前苟安，不圖長駕遠略。自是而後，遼人入寇，則增歲幣；夏人講和，則增歲幣。馴至金師來犯，割地避敵；蒙古南下，稱臣納貢。故曰宋之衰亡，姑息苟幸之弊也！

(a) 宋與漢遼

太祖雪夜幸趙普家，計下太原。普曰：「太原當西北二面，太原既下，則我獨當之；不如俟削平諸國，則彈丸黑子之地，將安逃乎！」太祖又嘗以幽、燕地圖示普，問進取之策。普曰：「圖必出曹翰。」太祖曰：「然。翰可取否？」普曰：「翰可取，孰可守？」太祖曰：「以翰守之。」普曰：「翰死孰可代？」太祖默然。太原當西北二面，幽、燕負西山而帶蘆溝，誠是汴北要衝，中原鎖鑰，不取其地，則河朔之守撤矣！「特不如趙普惴惴畏人之有功，而折抑解散之，偷安富貴，則遲之又久，而後起者藉焉，何憂天下之

無英傑以供驅使哉！」（宋論）

太宗議伐北漢，薛居正等多以爲不可。苟非曹彬力贊，太宗何能獨斷而下太原也！太宗初年，志氣方銳。遼寇瓦橋關，親自禦之，欲遂取幽州。李昉力陳其不可，乃詔曹翰部署諸而還。昉之爲人，和厚多恕，在位小心循謹，諫取幽州，亦固其宜。張齊賢慷慨有大略，善於禦遼。而太宗旣還，齊賢上疏亦言：「聖人舉事，動在萬全，百戰百勝，不若不戰而勝。若重之慎之，則契丹不足吞，燕薊不足取。但使峻壘深溝，畜力養銳，以逸自處，則邊鄙寧，河北之民獲休矣。臣聞家六合者，以天下爲心，豈止爭尺寸之土，角戎狄之勢而已！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，安內以攘外，民既安利，則戎狄歛衽而至矣！」此與太宗與呂蒙正言比年征伐，蒙正對曰：「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，則遠人來歸，自致安靜。」完全契合矣！豈惟張齊賢、呂蒙正卽田錫、王禹偁，以善言邊策禦戎，受太宗異知，亦不過「務修德以來遠」，「內修德以尋舊好」。是知宋人論邊，妄守修德來遠之腐說，不知遼、薊在所當取。是故歧溝戰後，遂至兵連禍結，喪師失地，契丹陷涿州，入祁州，又陷易州，遷其民，宋在盛時，而武備疏略已極矣！張洎請於沿邊建三大鎮，各統衆十萬而守，仍命親王出臨魏府（今大名）以控其要，誠制遼之上策。然宋琪以兵爲

凶器，力主弭戰息民；李昉、王禹偁亦多以修好爲言，迄於眞宗，而有澶淵之役矣！

曹彬疾，眞宗臨問，因詢以契丹事宜。彬對曰：「太祖英武定天下，猶經營和好。」眞宗曰：「此事朕當屈節，爲天下蒼生。」彬爲宋良將第一，太宗議伐北漢，尙能力加贊助。然自歧溝挫衄，亦復苟安言和，契丹之事，尙可爲乎？以故景德元年（一一〇〇）四年，契丹大舉入寇，舉國震駭，王欽若請幸金陵，陳堯叟請幸成都，苟非寇準力沮衆議，挾眞宗親征，則汴京之陷，不待靖康而後見矣！

自是遼乘宋隙，要求關南之地，賴富弼出使，反覆陳其不可，增納其幣，而和好復定。（仁宗慶曆二年）然不及二十年，神宗乃大有爲之君，王安石亦大有爲之臣，亦仍用老子「欲取姑與」之策，割祖宗七百里之地與遼（熙寧八年）終宋之世，不能取償其尺寸。何宋代之苟且優柔，畏憚契丹之至於此也！

（b）宋與西夏

夏州自李思恭（拓跋思恭）以來，未嘗親朝中國，至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（九八二年），李繼捧入朝，以諸父昆弟多相齟齬，獻銀、夏、綏、宥四州，其弟繼遷叛入地斤澤，太宗並無弔伐之舉。及四

州都巡檢使曹光實墮繼遷計被殺，致銀州復爲夏有。由是繼遷漸以強大，西夏之禍釀成矣！厥後繼遷侵擾日甚，太宗復以趙普之言，輕信繼棒，以鎮夏州，賜姓名趙保忠，固已失策；復又輕信繼遷，中其僞降緩敵之計，以爲銀州觀察使，賜姓名趙保吉。姑息恒怯，徒以爵祿羈縻夏人，實所以示弱而長寇仇，養癰貽患也！保吉自是跋扈非常，時叛時服。太宗因保吉之復降，不能以義拒之，以爲鄜州節度使。一代名器，輕以假人，而保吉愈以得志，輕視宋朝而無忌憚，至不奉詔，損威取辱，孰甚於此也！

眞宗以保吉雖入貢，而鈔劫益甚，乃遣張齊賢行邊。齊賢乃言：「靈武孤城，必難固守，徒使軍民六七萬限於危亡之地！」李沆亦曰：「保吉未死，靈州非朝廷有，莫若遣使密召諸將，使部分軍民，空壘而歸。如此，則關右之民息肩矣！」靈州爲宋西北之屏藩，可守而不可棄。誠如何亮安邊書所言：「靈武地方千里，表裏山河，決不可舍，以資戎狄！」齊賢少有遠志，以致君自負；李沆號稱聖相，重於當時，而皆未喻折衝樽俎之略，輕棄關右之門戶靈武。於是知宋代謀臣，多以儉安爲至計，爲上策。由是保吉陷清遠軍，陷靈州，自朝廷以至經略，均皆擁兵不救。是皆宋人意志寡弱，倡義棄地之所致也！甚至保吉陷西涼，兵敗走死，曹瑋上言：「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，兵不解甲，使中國有西顧之憂。今其國危子

弱，不卽捕滅，後更強盛，不可制矣！願假臣精兵，出其不意，擒德明送關下，復河南爲郡縣，此其時也！」眞宗乃欲以恩致德明，不報。夫保吉狡詐桀驁，擾攘西北，歲無寧日，幸而身死，子弱國危，亟應如瑋所言，乘時予以勦滅。而眞宗持恩致腐陋之說，坐失良機，誠可慨也！

仁宗時，元昊（保吉死，子德明嗣位三十年，未嘗窺邊。德明卒，子元昊嗣）雖嘗奉貢，而車服僭擬，立國改元，猖獗愈甚。數年之間，拓地萬里。韓琦、范仲淹經略西事，殫精竭慮，亦不過推恩撫綏。故范主招納，人皆趨之；韓主用兵，卒至好水川之敗，關中大震！夫韓、范時之重臣，人心嚮往，朝廷畀倚甚切，出肩此任，亦復不過爾爾！以故元昊所陷城邑，不僅未能收復，而反冊爲夏國主，賜以黃金銀絹。苟安縱敵，一至於此！及元昊卒，子諒祚纂歲卽位，母氏當國，議者請乘其時，可以得志。安撫使程琳乃曰：「幸人之喪，非所以柔遠人，不如因而撫之。」仁宗乃遣使冊諒祚爲夏國主。何宋代君臣之一味優柔仁懦，力行姑息而無遠略也！

馴至英宗時，諒祚以一狂童，不及乃父之狡狠，寇邊而爲環慶經略使蔡挺所擊走，亦復歲賜銀幣。此知延州陸詵言：「朝廷積習姑息，故虜敢狂悖，不稍加折罰，則國威不立！」因留止不與，移牒宥

州間故。諒祚遂大沮，遣使謝罪。是知夏人擾邊，皆由宋人姑息縱成之，自貽伊戚者也！

西夏偏據沙磧之一隅，以蕞爾不毛之區，焉能與泱泱之上國抗衡？然自太宗以來，縱之容之，姑息既久，遂致敵患日甚！王安石當國，銳意邊功，由是西事愈以不寧：一敗於種諤之復綏州，再敗於王韶之謀河湟，三敗於李憲之潰靈州。（憲本宦者，止宜供禁廷洒掃之責，豈可當將帥之任？）四敗於徐禧之城永樂。當永樂既城，夏人傾國而至。大將高永能請及其未陣擊之。禧曰：「爾何知？王師不鼓不成列。」禧乃以七萬人軍城外，或請乘夏半渡擊之，又不聽。夏人乃陷永樂，禧等敗死。蓋禧志大才疏，狂謀輕敵，不知以宋襄公以不鼓不成列，大敗於楚，爲千古所恥笑。自是神宗始知邊臣之不可倚信，深自悔咎，無意西事，而夏人亦困弊矣！

（c）宋之與金

金世臣屬於遼，傳至阿骨打叛遼稱帝，建國號金。宋徽宗幸災而動，結此豺狼之鄰，許以歲幣，共攻遼而滅之。金既滅遼，因謀圖宋，會宋納其叛臣張穀，金遂分道南下。時童貫駐兵太原，聞之，逃歸汴。宰相白時中等屏佞，惟知建出奔之計，徽宗乃決意東幸，傳位於子欽宗，使守汴京。

欽宗之卽位也，金人渡河，宋軍至河南者，無一人拒敵。金人以小舟濟河，凡五日，騎兵方畢，步兵猶未渡也。其將笑曰：「南朝可謂無人。若以一二千人守河，我豈能飛渡哉！」金人逼汴京，欽宗與執政議奔鄧襄，李綱力戰禦敵，而太宰李邦彥皆欲割地求和，命李稅往。稅恐怖失言，悉依金人之要求，割太原、中山、河間三鎮，金人喜出望外而歸。宋由是上下相慶，以爲無虞，庸而且怯，莫此爲甚矣！及金師再至，宋廷君臣惶恐，未聞有出一計抗敵者，惟歸咎李綱而罷之。汴京遂陷，二帝北去，苟且乞憐，冀緩須臾之死而不可得，不勝其卑辱矣！

高宗庸怯，身負大仇，（父徽宗，母章妃，兄欽宗，弟肅王，妻邢氏，及其餘宗族，皆陷於金；至於國事，尙且莫言。）不思報復，卽位南京（歸德），雖宗澤、李綱忠義奮發，慨然欲爲恢復，而汪伯彥、黃潛善一意主和，日共與爲避敵之計。李綱力諫，罷之。凡綱規畫之軍民要政，一概罷除，兩河安撫使亦撤。於是兩河淪陷，金兵益熾。宗澤極言汴京不可棄，高宗不從，惟務遠逃，遂幸揚州。金人聞高宗幸揚州，大肆南侵，然爲宗澤所敗。澤力請高宗還汴，潛善等沮之，澤憂憤成疾而歿，乃以杜充代守汴京，遂反澤所爲。因此豪傑離心，羣盜來降者亦皆叛充，充遂棄汴而遁。於是金兵長驅直入，陷濮州、延安、開德、相

州，汪、黃爲左右相，益務蒙蔽，了無一策！高宗亦恬不知省，反曰：「潛善作左相，伯彥作右相，朕何患國事不濟！」及金人陷楚州，破天長，去揚州咫尺，高宗猶未之知。已而內侍傳金兵至，高宗倉皇奔鎮江。汪、黃方率同列聽僧說浮屠會食既竟，堂吏大呼「駕已行矣！」二人乃亦倉皇南馳。高宗聞鎮江不如錢塘之險，遂如杭州。中丞張徵劾汪、黃大罪二十，高宗乃罷二人。宋人如此苟且目前，一意避敵，從不聞命將出師，背城借一，坐致金兵深入，尙有復興之望乎！及苗傅、劉正叟之亂平，張浚上言中興當自關陝始，慷慨請往經營。高宗乃以浚爲川、陝、京、湖宣撫使，治兵興元。然高宗自是猜防諸將，卒至功高者廢殺之，潰敗者反始終見眷不衰，中興益不可問矣！

金兀朮之再舉南寇也，劉光世屯九江，日置酒高會，不以兵事爲意。及金人突至，光世乃棄城去，金人乃盡陷江西諸州。入江東，杜充以建康降。高宗利與敵遠，時已由杭州奔越州，聞之復奔明州，乘船避敵，次於溫州。兀朮如入無人之境，直進杭州焚之，飽掠子女玉帛，（爲韓世忠邀擊於江中，金人亦不復敢南渡，）從容北去。高宗竄身苟免，不啻蹇兔之避韓盧，雖幸回駐越州，兩江復爲宋有，然河淮之間，自此屬於金矣！

宋自徽、欽被虜，中原淪陷，日思報復。然承累世積弱之餘，兵氣自餒；高宗又乏統御之才，無堅卓之見，朝論數變，國是不定，苟幸偷安，封疆日蹙，敵勢因之愈張。高宗數募人使金，以求緩師，還二帝，金人不許，然猶且戰且守。自秦檜用事，始專主和議，張浚、韓世忠、岳飛皆謂議和難恃，金果敗盟，遣兀朮取河南，撒離喝取陝西，高宗命岳飛等禦敵。於是劉錡有順昌之勝，岳飛有郾城之勝。飛且追兀朮於朱仙鎮，大破之。於是兩河豪傑皆期日與兵與飛兵會。飛大喜，與將士曰：「直抵黃龍，與諸君痛飲耳！」方指日渡河，而高宗、秦檜劃淮水以北於金以求和，急諭諸將班師。致十年之功，廢於一旦！然宋歛兵以俟和，金則挾和以備戰，諸將方還，敵即猝至，宿州、慶陽、壽春、廬州、商州相繼陷沒，和其可恃乎？及岳飛誣死，金人酌酒相賀，自是二十餘年，兩國信使往來不絕。秦檜自以爲功，忘仇事敵，傾陷善類，擅政十八年，苟安餘杭，高宗仰成而已！

孝宗聰明英毅，卽位之初，銳意恢復。又得張浚專意吊伐，忠烈憤發，然終兵潰符離，軍資喪盡。自是孝宗奪氣，人諱言兵，奸人史浩、湯思退得其肯綮，復持和議。是孝宗亦仍徇於偷安之陋習，端處晏然而不能改也！（自是南北講和，罷兵不用者三十餘年。）

寧宗時，韓侂胄既專朝政，欲立蓋世功名以自固，以爲恢復可必，大舉北伐。然輕謀淺慮，所用齊梁子弟吳曦，鬼瑱庸才郭倪，皇甫斌等，皆非其人，以故諸軍盡潰敗而退，金乃發兵，連克兩淮諸郡，而罪叛盟禍首之大臣，南逼長江，江南大震！宋乃求和，增歲幣，殺韓侂胄，函其首而獻之。如子事父，罔敢違逆，民氣益衰，國格愈亡矣！馴至理宗懷恨金人，莫能爲策，昧於得失之大計，徒博報復之一逞，幸元伐金之約而夾攻之。然而唇亡齒寒，金亡而禍及於宋矣！

(d) 宋與蒙古

宋與蒙古滅金，兩方尙敦和好。而趙范、趙葵，欲乘時撫定中原，建守河據關收復三京之議。由是兵端遂開，河淮之間，又無寧日！然元猶無滅宋之意，遣王檝來議歲幣，而舉朝怠緩因循，置之不理。元乃大舉侵宋，所至風靡，理宗以賈似道援鄂，一籌莫展。惟私遣使求和，願稱臣納貢，劃江爲界。適忽必烈（元世祖）須歸國爭大汗之位，乘機許之。敵兵去，似道諱言和，以救鄂爲己功。由是寵任日隆，忠良斥盡，粉飾太平，不復踐約。拘元使郝經於眞州。元世祖大怒，興師征宋，劉整爲賈似道所忌，叛降於元，勸之先取襄樊。范天順力守四年，樊城始陷。呂文煥死守襄陽，常痛哭告急，而賈似道方日坐高嶺，

起樓閣亭榭，作半閒堂。嘯傲湖山，縱淫肆樂，邊報日急，抑不上聞。文煥乃降。迨襄樊既下，元兵得建瓴破竹之勢，順流東下，似道不得已，出師蕪湖求和，不成，元兵直趨臨安。然宋廷已瓦解，在朝大臣，平居談道德性命，儉安苟幸，自命甚高。及元兵日迫，臨安戒嚴，右丞章鑑，同知樞密院曾淵子等數十人皆遁，朝中爲之索然，而宋以亡矣！

(3) 姑息弛刑

宋爲君子之國，寬厚仁惠，不曾殺戮大臣。然刑之用，在至公至當，不當殺而殺，固爲刑政之濫；當殺而不殺，亦於刑政有虧。當時仁慈風成，弛刑姑息，於是不誅違命敗軍之將，不戮禍國殃民之奸。國無常刑，綱紐已絕，幾何其不衰而且滅也！

(a) 不誅違命敗軍之將

太祖注意謀帥，以郭進控扼西山，寵賜甚厚，畀倚甚切。以此二十年間，從無北顧之憂。太宗不善將將，設護軍以掣邊將之肘。田欽祚護石嶺屯軍，恣爲奸利，郭進不能禁，屢形於言，欽祚憾之。進戰功高，欽祚逼而縊之，以風眩聞。太宗頗聞其事，嗟歎而已，不曾處之以刑。勳舊尙無保障，國家尙有法紀

乎！

楊業老於邊事，爲契丹所深畏，號楊無敵。陳家谷之役，契丹兵勢甚盛，業料事度勢，欲避敵鋒，迂道以出。護軍王侁急欲爭功，以爲畏懦，激業輕進；主將潘美復斷其援。（史稱主將戍邊者多忌業。）所謂主將，當指潘美。以致王師敗績，楊業身死。是主將與護軍朋比而害業敗事也。太宗英毅之君，對此不加顯戮，又豈能辭失刑之咎乎！

太宗輕信李繼隆，命分道討李繼遷，授以方略。繼隆正宜戮力同心，勉勵諸將，直搗敵巢，以報主命。而竟違君命，虛行十日，不見敵虜，卽引軍還。以致諸將失期，士卒困乏。繼隆反以慚憤而肆殺戮，其罪可勝誅乎？然不聞太宗賜之斧鉞，尙有國法軍紀之可言乎！

太宗盛治，卽如此之無國法，無軍紀，以故曹彬以第一名將，而歧溝之戰，部將違命趨功，謀議蜂起，彬膺統帥，不能以軍法正之，以致潰敗也！

靈武地廣千里，表裏山河，實宋西北之藩屏也。裴濟知靈州，謀輯八鎮，興屯田之利，居民賴之。趙保吉（李繼遷）大集蕃部來攻，濟被圍餉絕，刺指血染奏求救兵。時張齊賢爲涇原諸路經略使，不

能一爲聲援，而倡議棄地。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，不肯刻期赴援，而擁衆不動。致靈武陷沒，裴濟身死。眞宗號稱英武之主，不能明正典刑，嚴治邊將，宜其武功不競，西患愈深也！

西夏元昊寇延州，總管石元孫被執。後元昊歸款，縱元孫歸。諫官請斬於塞下，以示西人；宰相賈昌朝獨奏貸之。得從輕典，安置全州。夫敗將不誅，刑書斯廢，宋尙可以立國而圖盛乎！

韓琦經略陝西，名重一時，人心歸之，朝廷倚以爲重。然好水川之戰，琦雖授副總管，任福以戎機，戒以勿違節制。（琦曰：「苟違節制，有功亦斬。」）而福終違琦令，趨利邀功，雖福與敵決戰，有殉國之忠，而百萬生靈，肝腦塗地，其禍至烈！仁宗不辨功罪，反加厚恤，賞罰不明，亦太甚矣！

神宗厲精圖治，奮然欲雪數世之恥。然詔宦者李憲會陝西河東五路之師征夏，直趨興靈。而諸路兵皆至靈州，獨憲不至，大敗而還。孫固曰：「兵法後期者斬。況諸路皆至，而憲不行，不可赦！」神宗釋勿誅，但令詰其擅還之由，何至姑息乃爾也！

孝宗銳意恢復，邊事倚張浚爲重。然符離之戰，浚無擇將之明。金人來攻，李顯忠請邵宏淵併力夾擊，宏淵按兵不動，顯忠獨以所部力戰。俄而金兵大至，宏淵顧謂衆曰：「當此盛夏，搖扇於清涼，且

猶不堪，况烈日被甲苦戰乎？」人心遂搖，無復鬪志，諸將皆遁，因以喪師。而浚身爲主帥，不知失律爲誰。反致顯忠坐貶。宏淵仍爲統制如故。賞罰倒施，尙可望出師禦敵之有成乎！

(b) 不斬禍國殃民之奸

呂惠卿、小人之尤者。王安石之舉動乖刺，執拗不情，皆惠卿迎合其意，甚至爲之謀主，而安石力行之。章惇、讒賊狼戾，罔上蔽明。蔡確、善觀人主之意，與時上下，屢興大獄以陷正人，而濟其覬覦之私。鷙賊剛狠，奸險已極。邢恕、奸邪小人，天資詭詐，在朝最爲冒進。以及蔡卞、蔡京羣奸，莫不朋奸害正。元祐之初，宣仁太后臨朝，以司馬光、呂公著同心輔政，於是新法盡罷，一時稱治。然不幾年，而故老耆舊，竄逐空盡。呂惠卿、章惇、蔡確之流，相緣握政，轉迴流毒，皆由司馬光等墨守祖宗朝未嘗戮大臣之成規，姑息弛刑，以養其奸。右司諫王覿劾執政八人，而奸邪居半。（蔡確、章惇、韓縝、張璪）常安民復貽書呂公著，引陳蕃、竇武、張柬之爲喻，可謂識危見機，能知其漸。而公著言：「漏網吞舟，」「治道去太甚。」范純仁謂：「錄人之過，不宜太深。」是知呂惠卿、章惇等之禍國殃民，死有餘辜，而卒無一人就戮者，皆因公著等之拘守成規，不知大臣之極不可戮，而奸臣則不可不誅也！除惡不盡，斯貽後患，

紹聖之禍，由此而作矣！

張邦昌、社稷之賊，金人立以爲帝，僭逆昭著！徒以馬伸、呂好問等之詞書切責，知天命人心，盡歸康王（高宗）而畏人聲罪致討，不得不反於正。此其僭叛之罪，人人皆得而誅之。而高宗優容弛刑，逆賊不討，反加王爵，（以邦昌爲太保，封同安郡王。）刑賞倒置，尙何以激厲天下，而圖恢復乎！及李綱執持大義，歷數張邦昌僭逆罪狀，高宗猶必歷召宰執而問之，始以公論所在，安置邦昌於潭州。其後邦昌之誅，既係假曖昧私罪，又復立即官其親屬，隱曲姑息，遲之又久，何足以振天下人心，而厲士大夫氣節乎！

高宗有李綱、宗澤力圖興復，正宜正位汴京，號召天下，而爲汪伯彥、黃潛善所沮；金人入寇，二奸又抑不以聞，致北宋終履滅亡，社稷南遷，寄生海隅，誤國之罪，誅何可緩！而高宗始終篤愛二奸，加以保全。王淵專管江上海船，每言緩急不誤。然劉光世所部，竟不能濟。光世見高宗泣訴淵管船不法之罪，而淵竟忿光世之言，擅斬江北都檢使皇甫佐以自解，其罪實不容誅；而高宗反以淵簽書樞密院事。夫賞罰乃爲治之大具，必至正至公，方足以懲勸天下之心，而高宗竟倒行逆施如此，故屢從統

制苗傅、劉正彥激於刑賞之不公而作亂，厲聲而謂高宗曰：「陛下信任中官，賞罰不公。軍士有功者不賞，內侍所主得官。」黃潛善、汪伯彥誤國至此，猶未遠竄。王淵遇賊不戰，首先渡江，因交康履，乃除樞密。臣自陛下卽位以來，功多賞薄，臣已將王淵斬首，中官在外者皆誅訖，更乞康履、曾澤誅之以謝三軍！是知當時刑賞之權，實出於奸諛閹寺之手，以是是非不明，黑白不分，苗、劉積不能平，故結衆以作亂耳！

金人南侵，執張叔夜、秦檜北去，叔夜扼吭死於金軍，而檜僞生不死。金以和議餌宋，檜則首倡之，故陰縱其還。由是包藏禍心，專主和議，（檜未爲相以前，宋雖遣使如金乞和，然猶且戰且守。）力排言者，奪諸將兵權，誣殺岳飛父子，致興復之功廢於一旦！構和已成，檜恐人議己，乃起文字之獄，以傾陷善類。攬權凡十八年，高宗仰成而已！晚年陰賊殘忍愈甚，遷事之卒，布滿京城，議之者立即捕治，附之者立予擢用。開門受賂，富敵於國。陰結醫師、內侍，伺上微旨，動靜必具知之，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。雖擢髮不足以數其罪，可勝誅哉！而高宗忘仇委身，寵終無貳，（加檜太師，封魏國公，賜第而親幸之，加檜妻兩國夫人。檜病，復幸其第，問之，檜死，進封爲建康郡王。）是誠何心也，尙有國法綱紀之

可言乎？

賈似道援鄂，一籌莫展，惟私遣人至蒙古軍中求和，稱臣納貢，劃江爲界，乃諱言之，而以大捷聞於朝廷。欺君誤國，莫此爲甚！理宗不問事之虛實，謂其有再造國家之功，加少師，封衛國公，獎眷甚至！由是似道入處鈞衡，妬賢嫉能，殃民病國。理宗溺愛，賜之第宅家廟。殆所謂獎奸褒佞，故不惜爵賞如此也！及度宗卽位，以似道有定策功，加太師，封魏國公。每朝必答拜，稱之曰師臣而不名。似道以去要君，度宗至涕泣拜留之。蒙古圍攻樊、襄甚急，似道方坐葛嶺，日肆宴樂，蒙蔽度宗，雖邊報日急，不使上聞。誤宋亡國，亟宜正諸典刑，以謝天下！乃舉朝請誅似道，而太后不聽。監押官鄭虎臣憤而爲天下殺似道，而陳宜中斃之於獄。復詔許似道歸葬，返其田廬，何始終優容，姑息弛刑之至於此，國安得不亡乎！

四 法令文理之繁密

三代以後，人才莫盛於宋，而致治則不及於漢、唐。蓋漢、唐立國在強固，趙宋立國尙忠厚。強固立

國，其法蕩軼簡易，人才類能奮其才智，果作敢爲，而得遂其所成。忠厚立國，其法繁委周密，人臣類皆循乎規矩，遵禮守文，而自約束之不給。終宋之世，所以國威不振者，豈無故哉！茲略述之：

(1) 寇準倜儻英邁，純乎天事。其爲相用人，却簿列而不以次，同列已頗不悅。初，張詠在成都，聞準入相，謂僚屬曰：「寇公奇才，惜學術不足爾！」及二人相遇，準問：「何以教我？」詠以「霍光傳」不可讀」答之。其譏準「不學無術」甚矣！宋人讀書太多，往往迂拘而愚，以書誤國。此準通春秋三傳，年十九卽登進士，且與詠同榜，而詠反譏其不學。實則遼寇瀋州，舉朝震駭，非準之力持鎮靜，毅然不惑，排衆論，冒不韙，而亦參以學術，事多顧忌，則靖康之禍，見于眞宗之時矣！至準力請眞宗親征，亦以自太祖收臣下之權歸之朝廷，不如此，則大臣之督專征，一出國門，卽有上彈章從中牽制者矣！

(2) 仁宗時，西事方殷，在朝宿將，唯王德用聲威素著，爲外夷所服，誠將帥中之妙選也。然德用狀貌雄毅，面黑，頸以下白皙，人皆異之。趙元昊反，德用請自將討之，不許。蘇儀甫、孔道輔言其貌類太祖，宅枕乾岡；歐陽修、劉元甫謂其宅現光怪，姓合識書，不宜久典禁兵，因論罷之。言者猶不已。遂降知隨州。德用辨疏有曰：「貌類太祖，父母所生，宅枕乾岡，先朝所賜。」其辭婉約，其意耐味。四公賢者，憑

風鑑堪輿之術，而以德用爲罪。是亦書生迂愚，故文理繁密，議論遠闊，而劣視武夫之至於此也！

(3) 狄青厚重縝密，勳勞卓著，以典樞密，允宜得人。然自召拜樞密副使，王正舉等，卽以爲不可。其督軍討儂智高，諫官韓絳復言：「青乃武人，不宜專任。」及廣南旣平，臺諫朝士，皆言其不可掌樞密。蓋青在樞密，每出入，士卒輟指相誇，至擁馬足不能行。翰林學士歐陽修論青劄子曰：「青本武人，不知進退，近日以來，訛言愈甚。唐之朱泚，本非反者，倉卒之際，爲軍士所迫爾。以青長樞密使而得軍情，殊非國家之利！」仁宗然之，乃以青使相判陳州。夫歐公乃有德有識之學者，獎掖人才，尤屬不遺餘力。徒以拘法守文，輕視武人，猜忌因之以起，故獨於青而沮之。實則青亦折節讀書，精通秦漢以來將帥之兵法。豈必若歐公之博學能文，然後始可典樞密也！且青溫恭謙抑，尤知自立之方。青奮行伍十餘年而貴，面涅猶存。仁宗常敕青傳藥除字，青願留以勸軍中，不敢奉詔。青在樞府，有獻狄梁公像譜，以爲青之遠祖者。而青慨然辭之，不敢自附於狄梁公。其器識閒遠，有如此者。是誠有道之君子，而非不知進退之武人也！况宋值仁宗興盛，已是百年，人心一統，上下晏然，局勢與五代迥異。歐公竟以朱泚爲譬，不僅昧於知人，抑且昧於時際矣！（歐公會修新唐書矣）是知習氣移人，賢者不免！青辱

身跡配，故薄其行；拔跡行伍，故鄙其出。宋人循禮守分，法理繁密，宜一時交口攻之而不置也！

（4）范仲淹勵志聖賢之學，以天下爲己任，其佐宋日夜謀慮，興致太平。凡所興革，莫非一代之盛典。然立磨勘以課勞績，裁蔭子以清仕路，未免有拂人情。由是毀謗稍行，立即罷去。仁宗慈儉溫良，爲宋盛德之主，而進退大臣如此之易。（慶曆五年正月罷杜衍、范仲淹、富弼三相，三月又罷韓琦、歐陽修、尹洙。有賢君而不能久任賢臣，宋治之不振，豈無故哉！）蓋宋法馭臣下繁密，相權之重，不及漢、唐遠甚。仁宗幸天章閣，以手詔問時政闕失，皆給筆札，後世傳爲美談。實則三公坐而論道，何時何地，不可進言；給筆札條陳，如詔舉才對策，非所以待大臣之禮也。（三公坐論，致治之本。宋自范質、王溥、魏仁溥同平章事，自以周之舊臣，稍存形跡，且憚太祖英睿，乃請用劄子，面取旨，退各疏其事，坐論之禮遂廢。）故忽進忽罷，不能安於其位，久於其任。此仁宗雖稱盛治，而國勢所以終弱也！

（5）宋自順昌之役，諸將所向有功；岳飛鄜城之捷，尤使金人喪膽。而太行義士，兩河豪傑，皆期日興兵，以會北討。時不再來，機難輕失，直搗黃龍，正其時矣！乃秦檜專主和議，矯詔班師，飛竟奉詔而還；垂成之功，廢於一旦！檜忌賢誤國之罪，誠擢髮難數；而飛精通左氏春秋，春秋之義：「將在外，君有

命有所不受；」「大夫出境，苟利于國，專之可也；」飛固知之審矣。然終不能達權通變，違詔以建功勛而後班師者，宋代法令文理繁密，違命前進，則是跋扈將軍矣！飛背涅「精忠報國」，豈肯蒙此首惡之名哉！此飛寧任秦檜矯詔殺己以盡忠，不肯一己違命滅金而冒叛也！

五 嫉忌排擠爲能事

自來邪正相反，賢否殊途。宋之時，小人存心詭譎，桀黠異常，中傷善類，無所不至。故君子少有微瑕，卽爲小人所羅織，所謂「小人與君子相攻」也！而爲君子者，以雍容揄揚爲德度，以議論攻擊爲盡職。往往持論好高，固執己見，極不肯虛心應物，舍己從人。遇事不合，動氣相攻，攻之不已，卽便求去，所謂「君子與君子不合」也！是爲互相傾軋，嫉忌排擠之主因。

開國元勳之相，其言行經綸，必爲後代之所師。趙普首勳獨相十年，得君既專，行政亦久。然而狹中多忌，挾怨防賢。嘗以微時所不足，言於太祖，以睚眦中傷人者甚多。與盧多遜、雷德驥有隙，時圖報復；惡竇儀剛直，而沮其作相；阻曹翰之樹功勛，而諫取漢、遼。揣摩迎合，以巧而遂其志，始則迎合杜太

后，繼則迎合太宗。挾智任術，欺主固寵，危人安己，以視漢、唐開國佐命休休有容之鄧禹、房玄齡輩，不啻天淵之別矣！以故宋之大臣，排擠嫉忌，小人與君子相攻，君子與君子不合，普已作俑矣！

(1) 小人與君子相攻

寇準既相，守正疾惡，小人日思所以傾之。自澶淵盟還，真宗待準甚厚，王欽若深嫉之。一日會朝，準先退，真宗目送之。欽若因進曰：「陛下進準，爲其有功社稷邪？」真宗曰：「然。」欽若曰：「城下之盟，春秋恥之。澶淵之舉，以萬乘之尊，而爲城下之盟，何恥如之！」真宗愀然不樂。欽若復以博爲喻，謂真宗爲準之孤注。真宗於是待準漸衰，出準知陝州。夫澶淵訂盟，意出真宗，準固欲邀遠稱臣，及獻幽、燕之地，不得已而許其和者。真宗反聽欽若之譖，好口傾人，可畏若此！及丁謂爲相，挾「拂鬚」之憾，卽欲殺準。由是一貶而知相州，再貶道州司馬，三貶靈州司戶參軍，準其抑鬱而死矣！小人之譏害君子，何其殘忍如此也！準本宋代之奇才，僅於澶淵一役得遂其能，餘均屢遭陷害而不振。是豈準之不幸，抑亦宋之不幸也！

國子監直講石介，篤學尙志，樂善嫉惡，喜聲名，遇事敢言。會仁宗用韓琦、范仲淹、富弼同時執政，

而歐陽修、蔡襄爲諫官，劾罷樞密使夏竦，以杜衍代之。介喜曰：「此盛事也！」乃作慶曆聖德詩，（詩有曰：「衆賢之進，如茅斯拔。大奸之去，如距斯脫。」其言大奸，蓋斥竦也。）頌仁宗，讚韓、范等而斥夏竦，目爲大奸。竦恨之入骨，與小人之失意者，果造爲朋黨之說，以中傷善類。於是歐陽修作朋黨論上之，以爲人君「當退小人之僞朋，進君子之眞朋」，朋黨之說，滋不可解。以致范、富等相繼引去，而介以是亦罷黜，且死後幾至于發棺。狂言賈禍，自害害賢。此孫明復（介之師）謂其嫉惡太過，禍必始此；范仲淹斥其爲鬼怪輩也！竦雖挾詐任數，然于好水川之敗，力保韓琦無罪，未嘗不能容賢。介好名立譽，徒然取快於一時，是誠自禍而又以禍國矣！

王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時，以道德經濟爲己任。神宗拒絕羣議，任以大政。然稟性堅僻，舉動乖刺，以矯世變俗之志，剛愎自用，從不肯從容漸漬，以治天下之心。益以知人不明，聚斂太急，由是援引羣小，排擊諸賢。而元老舊德，復持之太銳，從不肯一察新法之便否，斟酌損益，擇其有利者而施行之，乃一切指爲不善。（免役爲新法中所必不可罷者，蘇軾、范純仁皆力請復行，而司馬光堅欲罷之，迄不肯從。）由是意氣用事，（程顥曰：「新法之行，乃吾黨激成之。」）彼此相攻。故自安石柄政，所罷

斥者，皆碩德重望，忠君愛國之君子：呂誨、范純仁、程顥、范鎮、蘇軾、富弼、張載、張方平、韓琦、呂公著、司馬光、歐陽修、趙抃、劉摯等。所引進者，皆譴詔面諛，姦邪險測之小人：陳升之、呂惠卿、韓絳、鄧綰、李定、王韶、章惇、蔡卞、葉祖洽、張商英輩。以致民困國疲，宇內愁痛，一代元氣，斲削殆盡。迨哲宗初立，宣仁臨朝，用司馬光、呂公著同心輔政，罷法斥奸，元祐稱治。然不數年，呂惠卿、章惇、蔡確、蔡京、蔡卞之徒復進，剛狠暴戾，奪司馬光等贈諡，貶韓維、王觀、范純禮、呂希哲於遠州，流呂大防、劉摯、范祖禹、劉安世於惡地。甚至請發司馬光、呂公著墓，斲棺暴屍；辛哲宗以許將「非盛德事」一言而止。徽宗親政之初，蔡京又復立黨人碑，列司馬光、呂公著、呂大防等罪狀，謂之奸黨，請御書刻石於端禮門。京又自書爲奸黨大碑，頒於郡縣。糾纏蔓延，而有靖康之禍，北宋亡矣！

寧宗之時，韓侂胄專政，假託內批，以肆其奸。由是引用羣小，罷斥諸賢。正人如留正（正，簡素純誠，謹法度，惜名器，時以賢相稱。）朱熹、趙汝愚、彭龜年、黃度、劉光祖、陳傅良、李祥、呂祖儉、徐誼、楊簡等皆被貶斥，小人如京鏜、謝深甫、劉德秀、劉三傑、李沐、趙彥濤等皆見進用。由是賞罰進退之權亂，而奸人愈專橫難制。葉翥、劉德秀之徒，無歲不以僞學爲事。（高宗時，陳公輔議禁程學。孝宗時，謝廓然攻

洛學。寧宗時，韓侂胄用事，怨憾朱熹，而道學之議興。繼以道學不足罪人，由是有僞學之目，其學既僞，其人可知。故僞學者，朋黨之別名，假先聖之經典，行一己之陋說，借儒生之美名，文儕輩之結黨。洵以朱熹爲奇貨，而空善類，毀語錄，禁絕六經四子之書，駸駸乎不至敗國亡家而不已，其禍烈矣！

魏了翁、真德秀傳濂溪、二程、朱子之學，時稱大儒。然理宗在位，羣邪盤結。梁成大與莫澤、李知孝共爲史彌遠鷹犬，（時目三人爲三凶，且謂成大爲成犬。）凡忤彌遠意者，三人必相繼擊之。胡夢昱以言濟王不當廢事，見忤彌遠，遠竄象州，魏了翁出關餞之。彌遠乃諷李知孝勅了翁倡異論，朱世端勅了翁欺世盜名，朋邪謗國。由是貶了翁靖州居住，罷真德秀祠祿。梁成大貽書所親曰：「真德秀乃眞小人，魏了翁乃僞君子。」假眞魏與眞僞同字同音，造此影響無根之論，肆志排詆，名人賢士，擯斥盡矣！彌遠旣死，理宗親政，遂盡逐其黨。梁成大、李知孝、莫澤、袁詔、薛極等，進賢才洪咨夔、王遂於朝廷，召崔與之、魏了翁、真德秀而用之。然不久德秀卽卒，了翁以譴去，與之力辭不出。理宗溺愛不明，賈似道漸進用事，以至專政，姦邪庸愚，較彌遠更甚矣！

賈似道一浮蕩子弟，小人之尤者，而寵任日隆，勢傾朝野。由是假便宜之權，行黜陟之私，百邪交

集，如賢忌功，必至陷害而後已。貶吳潛、殺向士璧、罷趙葵、史巖之、江萬里、黜陳文龍、賁配葉李、蕭規於遠州，奪謝方叔官爵……尤復粉飾太平，有言邊事者，輒加貶斥，欺君誤國，而南宋亡矣！

(2) 君子與君子不合

李沆忠良純厚，始終如一，號稱聖相，重於當時，然與張齊賢不相得。適朝會，齊賢被酒失儀，遂坐免之。有忝純臣風範，失於少容矣！

寇準奇才，屢建倜儻之大策，宋代柱石之臣也。然王旦居輔弼之位，德高望重，準竟數短旦於真宗之前，幸旦德量寬宏，反專稱準，故得無事。妬賢忌能，準且不免矣！

學校之廢已久，泰山孫復、安定胡瑗，同出范文正公門下，相與講明正學，卓然而爲世之大師，學者從不敢軒輊！及同在太學，而四方之士多歸胡，至不能容，取旁官舍處之。禮部所得士，瑗弟子又常十居四五。孫因有動於中，至於議論不合，相避不見。爭名之累，是亦深矣！馴至朱元晦、陸九淵集一時俊秀，相與講學，而亦竟分異同，相爭不休。學之不同，斯害政矣！

陳執中以文吏爲相，不受私謁，有足稱者。而知諫院范鎮論執中無學術，非宰相器。會執中嬖妾

管小婢，出舍外死。孫沔、趙汴等論其過失，竟致坐死。因一婢而逐一相，非國體矣！

仁宗育濮王允讓之子宗憲於宮中，以嗣厥統。及卽位，是爲英宗。韓琦言禮不忘本，宜尊禮濮王，乃詔議崇奉典禮。司馬光以爲爲人後者爲之子，不得顧私親，謂宜稱爲皇伯。王珪同光議，歐陽修乃引喪服大記爲說，以生父服可降，而名不可沒，欲使稱親。其說互異，於是議論久而未定。呂誨、范純仁、呂大防引義固爭，劾韓琦專權導諛，歐陽修邪議近利，聚訟紛紜，激成水火。英宗乃請呂誨等三人於州縣。時趙鼎、趙瞻、傅堯俞以嘗與誨言濮王事，乞同貶，皆被黜。夫濮議諸人，皆君子也，祇以所見各有偏處，遂至相攻不遺餘力，而以死生去就爭之。是僅涉於太激，而國脈亦替矣！

韓琦、富弼一時齊名，朝野倚重，號稱賢相，人謂之富韓。是則韓在中書，富在樞密，允宜氣類相投，和衷共濟。然以曹太后撤簾一事，韓未嘗詢富。嘉祐中，韓、富同相，或中書有疑事，往往與樞密謀之。自富使樞密，非得旨合議，韓未嘗詢富。富大驚曰：「弼備位輔佐，他事固不可聞，此事韓獨不能共之邪！」或以咎韓。韓曰：「此事當如出太后意，安可顯言於衆。」富愈不悅，求罷，表二十上，何器局之淺狹如此！而韓亦聽其去，不爲國家惜才，任性使氣，尤失公忠體國之義矣！又韓刺陝西民爲義勇軍，

司馬光力言其非，頗中事理，而韓終矜己見而不肯止，宜其僨事而爲患也！

韓琦求去，范鎮草批答，引周公不之魯爲辭。歐陽修乃言於英宗，謂鎮「以周公待琦，是以孺子待陛下」，而罷其官，是知時賢公道太明，是非太分，不惜以君子攻君子，爲有意之排擠矣！

曹公亮靜重鎮浮，練達典憲，與韓琦並相，號稱老成。然究忌韓元德重望，不敢言公而擊去之，乃力薦王安石以間之，致韓出判相州。如此之忌正人而逞排擠，豈誠心謀國者乎？及安石任政，衆賢皆以不合而去，公亮獨周旋其間以助之。安石德其助己，乃引其子孝寬至樞密以報之。尤見其朋比爲奸，以濟患失之謀也！

元祐之初，正人君子，一時嚮用。程頤爲崇政殿說書，以禮法自持，每進講，色甚莊。蘇軾謂其不近人情，深疾之，每加玩侮。於是頤門人賈易、朱光庭積不能平，羣起攻蘇。樹黨分朋，互相排擊，遂分爲洛、蜀、朔三黨。洛黨以程頤爲首，而朱光庭、賈易爲輔。蜀黨以蘇軾爲首，呂陶、蘇轍、孔文仲等輔之。朔黨以王巖叟、劉摯爲首，而輔之者亦衆。是時熙豐用事之臣，退休散地，怨入骨髓，陰伺間隙。而諸賢不悟，反逞意氣，以私忿小怨，自分黨與，相攻不休。而奸黨乘之，得藉口以報私恨，紹述之禍，由此而啓矣！

張浚、趙鼎並相，同心恢復，相得甚歡。偶以意見不合，鼎請高宗還臨安，浚請都建康，遂爾睽異。鼎乃求退，罷知紹興府。夫二人既云同心謀國，自宜先公後私，互相容讓。悻悻求去，背戾誤國矣！岳飛力圖大舉，秦檜主和議忌之，奸邪之攻君子，固無論矣！然張浚身膺重任，誓志恢復，亦因與飛論將，昧於料事知人，飛直言無隱駁之，致與己忤，不復相容，聽飛步歸廬山。此宋中興之事，所以無成也！

曲端老成，善於料敵，金人望見其軍則號泣，目爲「啼哭郎君」。威望幾如岳家軍矣！張浚以端在陝西屢與敵角，欲仗其聲威以圖興復。然爲王庶、吳玠所譏，而浚亦聽譏而曲殺之。端固主戰之君子；庶主戰不簽和議，玠主戰力保全蜀，浚尤爲恢復所倚之長城，亦主戰之君子也。君子竟不容於君子，宜陝西士大夫莫不惜之，軍民亦皆有悵悵叛去者也！

孝宗銳意興復，又得賢相虞允文、陳俊卿而並任之，國事自屬興而未艾。然允文建議遣使如金，以陵寢爲請，俊卿以爲不可。允文請不已，孝宗意向允文，俊卿以論不合，因力求去，遂判福州。夫俊卿雅而飭，允文果而亮，爲相皆以人才爲急務，而爲一時所倚重。而一事不合，輒求罷去，何其能以用人爲己任，不能以用己爲國謀也！宋之名臣，往往如此，國家又幾何其不衰而且滅也！